



上海圖書館藏

29377

食舊息齋

襍箸

光緒壬午

嘉魚劉心源署



四川尊經  
書院重刊

食舊德齋集目錄

寶應劉嶽雲

步天叢話四卷

周書日名考一卷

漢書律秣志補注四卷

算學叢話

算學十三種二十卷

測圍海鏡通釋四卷

割圓述二卷

大衍述

徵積分述

喻利算法

破度算法

四元代數合釋

級數述二卷

對數述

曲綫述二卷

課徒算草二卷

步指錄

測地算法

目錄

詩地理考補四卷

羣經地理今釋二卷

今水經注六卷

光緒九域志六十四卷

咸同以來朝野雜記二十二卷

光緒會計表四卷

礦政輯畧十六卷 後編十六卷

歷代柔遠輯覽十二卷

農曹案彙十六卷

農曹札記四卷

考工識小四卷

動理闡微六卷

格物中法二十四卷

曲禮正義四卷

治經札記十二卷

讀書札記十二卷

詩話三卷

雜著

詩鈔五卷

賦鈔二卷

制藝鈔二卷

醫學五種七卷

目錄

醫集論  
西藥性考  
醫學叢話

醫案  
醫問

壬午遊鄂時家叔俛兄主講經心書院爲刻雜著二十篇丙  
戌李木齋同年續刻二十篇於揚州今年李洛才兄又寄銀  
二十兩爲刻十五篇共五十五篇嶽雲年逾四十學殖荒落  
平生纂述多覺未安惟二三君子愛我之誠良足感耳壬辰  
冬自記

會舊遺齋雜著卷一

三

冬自記

平山齋遺齋未安動二三君子愛我之誠良足感耳壬辰  
冬自記  
二十兩爲刻十五篇共五十五篇嶽雲年逾四十學殖荒落  
爲李木齋同年續刻二十篇於揚州今年李洛才兄又寄銀  
二十兩爲刻十五篇共五十五篇嶽雲年逾四十學殖荒落  
爲李木齋同年續刻二十篇於揚州今年李洛才兄又寄銀

今夏四月寶應劉先生始至尊經書院茂元執贄謁見爰請所著述示同學既越月先生檢行篋出食舊德齋襍著二卷俾刻成之遂得莊閱而畢讀焉先生曰是不可以無序汝其弁言茂元不敢辭乃載拜稽首而言曰先生之學於訓詁聲音天算地輿及雜家技藝靡不殫精切究沔陽王君已言之矣顧猶有未盡者蓋學以通經爲要而通經以致用爲貴如先生礦政輯略序其言六善四弊以裨國計陳彝憲之宜守也與繆櫟岑書條具出使外夷事宜十策籌外侮之宜防也言夷務書先戰而後和遠交而近攻識倭寇之易與也越南和戰事宜疏審彼此之形勢決勝負之機宜晰國威之宜振也條陳江防事宜擇險阻以資備禦揆地勢以施籌策詳防

序

四

患之宜豫也他如函人芻言破畏礮火之疑酌禦礮火之策皆參審時勢洞晰夷情大有裨於時務者也惜其言莫能用夫豈僅訓詁聲音天算地輿及雜家技藝之學者哉抑又聞之漢儒經學最尊家法自後世五經不立博士而家法始廢然晉宋已來江左諸儒獨守師傳迄乎國朝尤稱盛焉先生維揚魁儒世傳家學其撰述不僅乎是而是固已足傳於後李延壽謂南人得其菁華者於此愈信也吳蜀睽隔而習高郵王氏儀徵阮氏甘泉焦氏之學者不乏其人而莫知其傳也今習先生之教並得讀所著之書窺其淵源授受所自則他日吾蜀之學諒不僅比於齊魯已也是亦先生之所厚望也歟光緒丙申秋九月丙午門下士中江汪茂元序

食舊惠齋雜著目錄

卷一

周時祭考

宮室說

門右門左說

適子不可爲人後議

東漢尊崇清河孝王本末

答人問忌日禮

家大人命擬上江甯太守書

釋金

釋鼃

食舊惠齋雜著目錄

答潘文伯琴書

書廣雅釋親後

跋續方言疏證

書一切經音義後

華嚴經音義書後

梵文有形無音字說

華嚴字母表

以其圍之防指其藪解

夏小正天象攷

釋測圓海鏡重弦

度法三百六十亦古術說

步指錄序

歷代長術輯要序

算學啟蒙釋序

墨子格術解

答李壬叔先生書

格物中法序

射陽漢石門畫象跋

跋唐宣州參軍魏君夫人趙氏墓誌銘

寶應甯國寺宋博攷

寶應掘地得宋錢記

跋宋徽宗畫鷹

倉舊書齋雜著錄

卷二

進呈江蘇江海圖說

擬條呈江防事宜

擬越南和戰事宜疏

與福建中丞言夷務書

函人芻言

土耳其圖說

元阿母河行省論

安南圖跋

答繆櫛岑書

礦政輯要序

光緒會計錄序

論關權

論符瑞

論災異

答人問河務

策散勇

跋龍首經

神丹發微跋

火浣布說

雜說

編校味真腴齋全集記

食舊齋雜著錄

三

重修甘泉縣志序

飲冰詞跋

與馮夢華論文書

王閔二列女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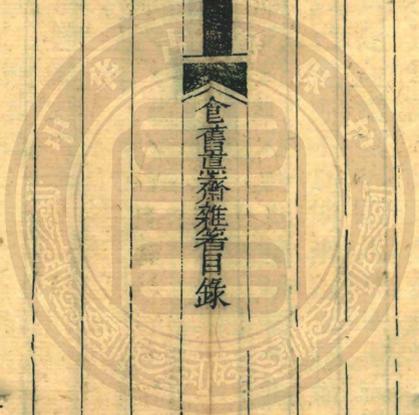
右食舊齋雜著二卷寶應劉先生所著也壬午歲刻於鄂今歲重刻於蜀均無目錄十一月初先生還維揚臨別命楨代爲編次楨攷歷代文集目錄有分體者如韓柳文集及東坡大全集朱子大全集是也有編年者如國朝惲子居大雲山房集梅伯言柏規山房集是也於二者外別爲體例則有武進臧在東顧子述編刻戴東原文集段懋堂序云畧以意類分其先後不分體如他文集欲求其學者之易爲力也

楨竊本此義以編先生雜著他日呈諸函丈想不以爲繆謬也

光緒二十二年歲在丙申十二月下旬弟子新繁楊楨謹識

倉舊齋雜著目錄

四



言也五

文后各  
節之

百不

上海圖書館藏

光緒二十二年歲在丙申十二月下旬弟子新繁楊楨謹識

光緒二十二年歲在丙申十二月下旬弟子新繁楊楨謹識

食舊直齋雜箸

周時祭考

寶應劉嶽雲



儀禮有諸侯之大夫士祭禮無天子諸侯祭禮應氏撝謙王禮篇多一意忖度不盡可據秦氏蕙田五禮通考甚詳而多違鄭意至陳氏禮書杜氏通典等說得失互見具於秦書考周禮司尊彝注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是為說九獻之始而禮運疏備為之節文耑以羽翼鄭氏是說禮當以鄭氏為据爰成是篇其有不合者據經斷以己意亦不為博辨以求勝前人也

天子宗廟之祭

王制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

司尊

享先王

大宗伯

食舊直齋雜箸卷一

一

案王制祭統春禴夏禘秋嘗冬烝鄭以為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

天子親耕

白虎通

甸師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粢

盛甸師后帥外內命婦

內宰

親蠶以共祭服

桓十四年穀梁傳

大司馬中夏教菱舍遂以苗田獻禽以享禘中冬教大閱遂

以狩田獻禽以享烝

大司馬

惟其所先得一為乾豆

桓四年穀梁傳

案禘即禴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鄭氏云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是也王制無事則歲三田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

時也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為田即上一曰乾

豆之等又王制疏引鄭說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義並相

違今據周禮

脂者膏者以爲牲

人用肆禮弓角握制王肆師展犧牲繫于牢頡

于職人師肆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祭義

三月充人朔月月半君巡牲

祭義

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所以擇士也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射義

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

守禮隸僕修寢隸僕

前期十日太宰帥執事而卜日太宰執事即肆師詔相其

禮肆師太史當視墨

太史內事用柔日表

遂戒太宰太史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太史小史讀禮法以書

敘昭穆之俎簋小史

君子乃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

祭統王齊日三舉膳夫

案王日一舉注殺牲盛饌曰舉三舉當多殺牲故疏云加牲體至三大牢

筮尸特牲禮以孫之倫

特牲禮注取卿大夫有爵者特牲禮疏

案應氏王禮篇大宗伯宿尸等語不知所本以守祧大司樂小祝諸職證之則天子祭祀有尸無可疑者大夫士祭

筮尸則天子亦必筮尸無可疑者周禮籥人凡國之大事

先籥而後卜疏此大事者即太卜之八命即太貞大祭祀之事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蓋即卜日卜尸卜牲諸

事之至尸以孫之倫則有祭統可證

祭統孫爲王父尸鄭注祭祖則用孫列皆取于同姓之適孫也案祭統言人君祭禮而亦云孫爲王父尸則天子諸侯與大夫士同矣鄭注特牲禮云大夫士

官舊唐書雜著卷一

二

以孫之倫爲尸者以儀禮所載是大夫士祭禮故也與公羊何休注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意各別又石渠論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白取虎通云周公祭泰山用召公爲尸非宗廟之祭容有白取

有爵者則有曾子問可證曾子問卿大夫將爲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

又案應氏據詩傳有宿賓一節今案振鷺箋云興者喻杞

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之廟文王箋云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而司尊彝云諸臣之所昨鄭讀昨爲

酢云諸臣獻者酌鬯以自酢是周禮祇有諸臣之酢杞宋之來亦在諸臣之列非若大夫士之賓書言虞賓作賓于

王家傳言于周爲客者猶後世外藩陪臣隨班行禮耳詩言裸將于京我有嘉客及詩歌有客者美之以見維新之象耳非以客禮待之也故宿賓之禮周禮無一言及之是

食舊燕齋雜著卷一

天子與大夫士禮異也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裸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

賓也或據此爲說似賓客之禮與祭禮不同也小宰以法掌祭祀之戒具宰世婦涖陳女宮之具婦前祭日

宰太宰及執事視滌濯宰大宗伯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大宗伯

案執事具見周禮各官

祭之日肆師表盞盛告絜展器陳告備肆小宗伯告時于王

告備于王伯太史執書以次位常史

案太史疏云謂執行祭祀之書若今儀注

王出奏王夏樂大司闈人設門燎躡宮門廟門闈人宮中廟中宮

正執燭正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統小臣沃王

盥小天府執燭天

案秦氏此下引曾子問祫祭于主則祝迎四廟之主增迎

主一節

始祭小祝疏逆口祝守祧各以其服授口祧口弁冕而出曾子問

次掌卿大夫士皆下之口必軾必有前驅曾子問入廟門統祭太

祝令鐘鼓太祝奏肆夏大司樂小祝沃口盥小祝入室禮疏再拜祝

坐口禮器太祝相口禮太祝

案周禮小祝太祝皆言逆口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口別

嫌也考特牲迎口主人降立于阼階東注主人不迎口成

口尊口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口則主人乃宗子禰之口則

主人乃父道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為厭少牢注主

會舊齋雜卷一

四

人不出迎口伸尊也然則大夫士亦不親迎口若使視迎

之則天子亦不廢是禮也坐口即特牲之口即席坐主人

拜妥口也太祝注再拜拜神與口是天子於口當再拜也

凡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

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

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大司樂周之禮凡祭祀大司樂疏先

奏是樂以致其神而裸焉大司樂注

王入太室洛語執圭瓚統祭小宗伯將瓚小宗伯小宰贊王小宰鬱人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沃盥詔

裸將之儀與其節鬱人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秋烝裸

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司尊酒用鬱齊司尊裸口統祭是為一獻

也疏

禮運

后裸以璋瓚

同尊

內宰則贊

內宰

二獻也

疏

王后不

與

外大宗執璋瓚亞裸

統祭

口皆受

小宰

祭之啐之奠之

注

案司尊彘疏云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裸後王乃出迎牲

案內宰注云王既裸與此違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

言王既裸出迎牲后乃後裸其實以此注為正也

既灌然後迎牲

郊特牲

太祝令鐘鼓

太祝

奏昭夏

大司

牲于門

明堂位

執朝卿大夫統祭贊幣而從

禮

士執芻

統祭

門麗于碑

祭

詔于庭

禮

封人歌舞

封人

言其肥香以歆神也

注

君牽牲夫人奠盎

祭

宗婦執盎從

祭

統祭

案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浣水鄭注謂釋

會舊儀雜卷一

五

日也然祭統云及迎牲君執朝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

盎從夫人薦浣水君執鸞刀羞臍夫人薦豆文與祭義相

同鄭不云釋祭故祭義疏云假令正祭牽牲時夫人設奠

盎之尊至君親制祭夫人酌盎齊以獻尸義無妨也蓋孔

意鄭于經不合故亦有所未安耳今以經文為據又禮器

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文亦相同秦氏

于制祭後增入薦盎謂前奠之盎至此乃薦之愚謂記禮

者取禮而論之亦其大略耳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即君牽

牲夫人奠盎也祭統固云夫人薦浣水矣豈必奠一時薦

又一時耶

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

司弓矢

射人贊

射人

天子必自射其牲

矢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胙骨祭義太僕贊王牲

事太僕薦其血毛禮血以告殺毛以告純國語詔于室禮

建設朝事祭義坐尸于堂郊特牲北面而事之祭統設祭于堂禮君

親制祭禮器隋費祝執鸞刀祭統取牲腓骨燎于爐炭洗肝于鬱

鬯而燔之郊特牲詔祝于室郊特牲又出以隋于主主人親制其

肝所謂制祭也郊特牲薦籩豆命婦贊夫人明堂位外宗佐

外朝事之邊其實麩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鱸禮人朝事之豆其

實韭菹醯醢昌本麋鸕菁菹鹿鸕茆苴麋鸕禮人君肉袒親割

牲郊特牲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司腥其俎禮運注謂豚熟

其殺禮運注謂體燔祭祭腥而退義升首于室郊特牲三牲之

首俱升疏羊人太宰贊玉爵宰以獻尸三獻也禮運疏后以玉爵

食舊齋雅卷一

六

亞王而獻內宰四獻也禮運疏其朝踐用兩獻尊司尊酒用醴

齊司尊發注

案太祝隋覺注謂薦血也疏鄭以為薦血祭記者下文曰

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又司尊發注朝踐謂

薦血腥疏禮器曰郊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

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賈疏兩處異義今從鄭注

又案祭義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

稷羞肺肝首心見間以俛瓠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注朝事

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燔燎馨香覲以蕭光

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是燔燎為朝踐事郊特牲蕭合黍

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注奠謂薦熟

時也是薦熟時又有燔燎故祭義疏云一祭之中再度燔蕭朝踐燔腓脰之時亦有蕭也故郊特牲云取腓脰升首報陽也注云腓脰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是朝踐燔蕭也郊特牲又云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是饋熟燔蕭也又郊特牲疏云凡祭血腥之時已有腓脰燔燎故前文詔祝于室鄭注云取牲腓脰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是也至薦熟之時又取腓脰而燔之上經云蕭合黍稷故既奠然後燔蕭合馨香故鄭此注云與蕭合燒之謂饋熟時也二疏並能發明鄭意

又案郊特牲王親割而周禮司士帥其屬而割牲內饗堂割烹之事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小子羞羊肆羊人割羊牲登其首據此則解剖仍有司爲之君爲之先耳

又案小子賈疏云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食則有體解而爛之醑尸乃有熟又司尊彘賈疏云饋獻謂薦熟時也此卽禮運云孰其殺鄭注云體解而爛之是也禮運孔疏云此孰其殺謂體解訖以湯爛之不全孰次于腥而薦之堂祭義孔疏云其祭腥肉爛肉並當朝踐之節此腥肉則禮運之腥其俎也爛肉卽禮運之熟其殺也雖曰孰殺但湯肉而已若其他小祀則煮肉合孰故郊特牲云一獻孰是爛與孰又別也賈孔疏釋鄭意各別今從孔疏

亨人共大羹銅羹共鼎鑊給水火之齊亨人諸子正六牲之體諸小宗伯小祝逆盞盛小宗伯小子羞羊殺肉豆小子大司馬

羞牲魚大司馬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邊豆劘羹禮運羹定詔

于堂禮器夫人薦豆邊外宗外宗九嬪命婦贊夫人明堂位饋食

之邊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禮運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

析麤醢蜃蚘醢豚拍魚醢禮運薦于神座前小祀以樂羞齋宗

太祝執明水火而祝號太祝

案秦氏據周禮太祝執明水火而祝號一語為天子有陰

厭之證今案太祝之牲號齋號即曲禮之牛曰一元大武

等也鬼號即曲禮之祭王父曰皇祖考等也少牢特牲之

祝辭惟考妣之稱兼用于筮日筮尸若牲齋之號舍陰厭

無用之時太祝既于鬼號外有牲號齋號則天子有陰

厭禮矣禮運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祝壅宣祝報辭說郊

食舊齋雞簋一

特牲注引祝酌奠于劘南以釋奠字則鄭意亦以天子有

陰厭矣但秦氏敘於迎尸之前則有未合蓋大夫士無權

與朝踐迎尸入室即當受祭故祝號得在迎尸之前若天

子祝號當在朝踐畢尸在堂未延入室之時何以言之禮

運前云作其祝號猶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云爾作造也

六者之下文祝以孝告噉以慈告方是用祝號而在退而

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邊豆劘羹之後則其為饋

食之事可知此經文之可證一也郊特牲直祭祝于主注

謂薦熟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疏祝官以祝辭告于

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

也此鄭意之可證二也郊特牲舉犂角節疏云若依此則

饋食薦熟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鉶南尸入卽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此孔疏之可證三也邊人疏云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二是饋獻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爲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爲異耳此賈疏之可證四也秦氏旣知天子有陰厭而又以孔疏從注薦熟爲非僨矣

太祝令臯舞

太祝注臯讀爲卒舉呼之

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

而總干

祭統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

鬼神示率國子而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大司

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

郊特牲注舉

食舊禮雜卷一

九

筭詔妥尸

郊特牲

使之坐

郊特牲注

小祝贊隋尸

小祝注

薦黍稷

如肺

郊特牲

橫切之奠于俎上口啻之

祭統注

見間以俛甌加以

鬱鬯

祭義

然後炳蕭合羶薌

郊特牲

王乃以玉爵獻尸爲五獻也

后又以玉爵獻尸是六獻也

禮通疏

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鬯

司尊酒用盎齊

司尊

尸十五飯

有司徹注

卒食王酌之

司尊

拜太祝

注

太祝令鐘

鼓詔侑無方

太祝注

卒爵祝受之

禮器

其朝獻用兩著尊

司尊

因朝踐之尊醴齊

爲七獻也

禮疏

量人制其從獻脯燔之

禮疏

數量

明堂位

君薦用炙夫

明堂

人薦用燔

席

禮疏

尸酢王于是席王于尸內

禮疏

后諸臣致爵乃設

禮疏

席

禮疏

純

禮疏

王受

席

禮疏

純

加

次

席

禮疏

純

純

純

純

席

禮疏

純

純

純

純

純

純

純

純

純

純

尸酢膳夫膳夫徹王之胙俎膳夫公尸嘉告詩既使受嘏詩楚

主人受嘏注鬱人與量人受舉嘏之卒爵而飲之鬱人口飲

五君洗玉爵獻卿統祭

案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一獻君降立于阼階

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注一獻一酌尸

也疏此一獻則上尸飯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

則不因常祭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饋是也

此篇意在明天子祭禮故依疏不錄入

其再獻用兩象尊司尊因饋獻盎齊之尊司尊內宰贊瑤爵

宰內宰后親酌以酌內宰為八獻也禮運內宗薦加豆內宗邊加

邊之實菱芡桌脯邊人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菹菹雁

食舊齋雜著卷一

醢筍菹魚醢醢人尸酢夫人統祭內小臣徹后之俎內小

諸臣獻者酌鬯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用凡酒司尊

以璧散明堂疏云即夫人疏爵也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

獻尸明堂疏云即夫人疏爵也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

疏邊人羞邊之實糗餌粉飧邊人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人飲七

以瑤爵獻大夫統祭

案禮器七獻神注祭先公也秦氏曰祭先公者據諸侯而

言天子祭先王則九獻也是說得之禮書謂二裸不在獻

數據大行人上公再裸在饗禮九獻之外為說陳氏立曰

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于裸明裸在獻之屬矣大行人所職

自是賓客之制各自為禮本不相涉賓客裸而酢祭祀亦

裸而酢與陳氏說是

子孫既獻於是賓則手自斟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

酌為加爵以獻口賓之初口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

以齒祭統其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文王周旅酬六尸禮后稷

之尸發爵不受旅禮器旅酬下為上中凡賜爵祭統司士呼昭

穆而進之司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

皆以齒祭統

案秦氏曰特牲少牢旅酬之後有無算爵蓋天子之禮嚴

重無無算爵而有賜爵乎

案文王世子注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

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餽謂宗人遣舉

奠盥祝命之餽也疏其登餽獻不用眾官惟用上嗣故云

則以上嗣今案疏釋則以二字甚確但云不用眾官非也

謂王不親行使上嗣行之耳祭統所云諸侯之禮故君親

餽天子則以上嗣先之也若大夫之嗣子不舉奠即大夫

親行其禮也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故嗣子受爵獻若餽

禮則仍親行下文主人西面再拜主人降主人拜祝皆言

主人未嘗言嗣也

祝告口以利成詩楚口饗祭統小祝送口小令鐘鼓太奏肆夏

太司樂守祧藏其隋與其服守

既祭大祝令徹祝大小祝贊徹祝小小子受徹小外宗佐王后外

九嬪贊九內宗則佐傳豆籩內樂師率學士而歌徹樂徹者

歌雍樂師

禮成肆師則告事畢

肆師王出奏王夏

大司

因其酒肉聚其宗族

坊記鐘師奏燕樂

旄人舞人公與族燕

則以齒

文王世子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詩楚

大宗伯以脤膾之禮親兄弟之國

大宗伯大行人歸脤

祭祀既畢明日

詩見鷺筮祔于廟門外之西室釋于其堂

設禮而與尸燕

詩見鷺筮釋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

皆釋祭始末之事也

詩絲衣疏釋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

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

鼎冪告絜禮之次也

絲衣

儀禮卷一

宮制說 禮經類經彙

凡大門一曰外門其于天子諸侯為中門周官司儀出及中門之外內曰

門內一曰大門內外曰門外一曰外門外一曰外門之外大

門之內為寢門亦曰門外曰寢門外東曰寢門外東方禮昏

寢門之內曰寢燕寢曰下室既夕記則不饗于下室注下室

燕處也燕處鄭入大門鄉飲鄉射行禮于折而東直廟折而

北其門曰廟門一曰祭門穀梁傳送女亦謂之闕爾雅闕謂

注廟門容二丈一尺考工記廟門容大局七個鄭注大扇

凡言廟者禰廟廟謂禰廟若祖廟則曰祖廟既夕門外則曰

廟門之外省曰廟門外亦曰門外東曰廟門之東禮凡門之

東曰門東門之西曰門西或承上文曰西方土冠禮有司即

皇華齋禮卷一

門東當門中有闕古文闕為棊爾雅棊謂之闕又棊謂之棊

者其東曰闕東一曰闕右西曰闕西門之兩旁未曰棊爾雅

之所以開闔曰樞爾雅樞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扂

爾雅橫梁曰楣門限曰闕爾雅內曰闕內外曰闕外闔謂

之扉東曰東扉土喪西曰西扉一曰左扉月令天子闔左棊

闔之間謂之門中門側之堂謂之塾內外四外二南向內二

北向東曰東塾亦曰右塾西曰西塾亦曰左塾土冠禮具饌

塾門外西堂也又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是門外有

東西二塾土冠禮又云擯者元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內東堂

負之北面土虞禮羞婦在內西塾之西曰塾西土喪門中

屏謂之樹門屏之間謂之宇屏之南曰屏南禮門內宇下直

雷謂之門內雷自門內雷至堂階宇下曰中庭庭中或云直

云直南北之中案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是直  
東西之中也又何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三分庭一  
而仍謂之中庭知不必當南北之中矣又案大射之侯去堂  
五十四丈則庭之深約將六十丈故觀聘陳設器物至多也  
亦曰庭東曰中庭以東禮聘亦曰門內之右既夕庭三堂之深

特牲禮佐侍北  
面立于中庭注堂塗謂之陳在廟謂之唐考工記堂塗十有  
若今令辟械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爲峻蓋令三分庭一  
辟即贊也械其道也中央爲督峻其督所以去水三分庭一  
在北設碑景聘禮當碑內陳注宮必有碑所以識牲焉碑北曰

碑內南曰碑南庭中西曰西牆下士喪禮爲墜于西牆東  
負垣曰東壁經凡室中房中與夾之牆謂之墉堂  
近堂曰東  
堂下士喪禮注凡在東亦曰堂東若寢則曰寢東禮西負壁

則曰西壁近堂曰西堂下亦曰堂西直中庭曰堂下鄉飲酒  
氏形曰凡堂之南下直東西序內者經皆謂之堂下禮又沈  
自阼階以東統謂之東方自西階以西通謂之西方堂之南

會通禮卷一

西

總謂之堂前鄉射禮堂前三筭敖簷下曰霤雷屋翼謂之

榮東曰東榮西曰西榮前東曰前東榮後西曰後西榮士喪  
堂下兩階東曰東階一曰阼階西曰西階一曰賓階兩階各  
在楹之外而近序鄉射禮西階西當西序則知西階在兩階

間謂之鄉爾雅一曰兩階之間一曰階間堂之側邊曰廉內曰  
內廉堂廉曰阼階上曰垂命東曰阼階上一曰阼士冠禮適

西曰西階上魚氏循謂東楹之東西楹之西自階至房戶之  
前通可謂之階上引燕禮小臣設公席于阼階  
上西鄉而其下又云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末告于公以爲證  
嶽雲案焦說是也然自階至于序楹間耳未可云至于房戶  
前階下曰階前酒禮東曰東階下一曰阼階下西曰西階下

一曰賓階下亦曰西階前特牲西階之西曰西階西鄉射東  
曰東階東士喪堂屋五架中棟曰阿次棟曰楣次楣曰戢鄉

禮記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鄭注自前殿至後楣虛之曰堂自楣至後殿以

墻間之為室與房室在堂北內曰室中室戶內曰戶內外曰

戶外室北墻曰北墻近墻曰北墻下或曰北方土昏禮席于

墻下北墻無牖詩云塞向墻戶者蓋燕寢之制禮記喪大記

寢東首于北闕下鄭注或為北墻下案作墻下是也鄭意或

為燕寢故牖室東南隅曰突東北曰宦西北曰屋漏亦曰西

北隅屋漏當室之北西南曰奧據爾雅在廟曰廟奧土昏禮室東

曰東房亦曰左房西曰西房亦曰右房鄭謂天子諸侯之宗

廟路寢射宮皆有東房西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然聘禮賓退負右房而立賓故

館于大夫也則大夫有右房下文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

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故陳氏祥道李

氏如圭敖氏繼公萬氏斯大江氏永並不從鄭蓋東房西室

乃諸侯以下燕寢東房半以北曰北堂亦曰背詩言樹背通謂

之制見詩鄭箋東房半以北曰北堂亦曰背詩言樹背通謂

之房中東房得專房名外曰房外有北階房西墻曰西墻

東房東至東夾之後西房西至西夾之後隔以墻特牲禮東

東房房中之堂上東墻為東序西墻為西序近序曰東序下

東當夾北西序下皆謂之序內序當前楣而止曰序端東曰東序端序

端稍遠曰東序南特牲禮西曰西序端東序東曰東夾一曰左

達一曰東廂黜禮注東廂東夾之前西為西夾一曰右達一曰西廂東

夾之北曰東夾室一曰東夾北詳鄭氏特牲禮注其南曰東堂一曰

東夾南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東夾南東西節也

取節于夾明東于堂案注言明東于堂謂明在正堂之東

西夾之北曰西夾室其南曰西堂東夾東西夾西有墻

也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墻下則夾東西有墻矣夾室在墻序內夾之堂在墻序外東

西堂皆有側階東向西向雜記主人升自側階又見顧命室東戶而西牖戶

牖之間謂之辰一曰戶牖間近戶曰戶西經凡言戶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

近牖曰牖東少牢禮戶內牖東敖氏集說曰凡室中北面拜者則近于戶言牖東

于牖者則近于牖牖西近西房曰牖西牖下曰牖前室戶東曰戶東是

為房戶之間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也亦曰房戶間房戶外

曰房外房戶外之東曰房東有司曰房戶之東前楣下東西

有楹曰東楹西楹東西之中謂之兩楹之間亦曰兩楹間省

曰楹間稍東偏曰中堂與東楹之間曰東楹之西燕中堂與

西楹之間曰西楹之東一曰堂中西聘禮受幣堂中西北面

氏如圭以為中注堂中西中央之西李堂與西楹之間東楹東一曰東楹之東西西楹西一曰西楹之

西亦曰楹西東楹東西楹西曰楹外東楹西西楹東曰楹內

楹北亦謂之楹內鄉射禮司正由楹楹南亦謂之楹外楹南

又謂之東楹下西楹下東西南北之中曰中堂堂前兩隅有

倉書惠齋稷著卷一

六

站東曰東站西曰西站曰東站上西站上堂下近站曰東站

南西站南土冠禮待宮中巷有闈門容六尺土冠禮降至西

見于母注適東壁四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

由闈門嶽雲案廟四周有垣垣外又有宮牆中間即宮中之

巷闈門在東壁可也不必定在西又有下門聘禮胡氏培輩

郝氏敬萬氏斯大均以鄭為非誤爾雅大山宮小山宮大山注

類牆周于廟與寢謂之宮宮謂圍繞之也凡宮皆有牆圍繞

之故謂考工牆厚三尺崇三之

之宮

門右門左說

禮經類釋葉

禮記公事自闐西私事自闐東又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闐右據此禮言出入東西扉舉闐不舉門禮記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者言入門不當中道左偏直西階右偏直東階而行所謂折還中矩也凡賓自應由闐左主人自應由闐右凡尊自應由闐左卑自應由闐右不待言也聘禮聘賓入由闐西正與記合至所云門左門右迺指門內外之立位非謂闐左闐右今以經文核之如士冠禮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又主人迎出門左士昏禮主人出門左西面大射儀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既夕入告主人出門左特牲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又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此出門者皆

皇思齋禮著卷一

七

主人自當由闐右言左者門外東方之立位也士喪禮先入門右北面又還入門右北面又反奠入門右既夕先入門右北面及眾主人祖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又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聘禮賓覲入門右北面又皆入門右東上又士介入門右奠幣又賓奉幣入門右又介奉幣入門右又眾介入門右又君薨聘者入門右少牢祝先入門右大射禮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此入門者亦皆主人及卑者自當由闐右言右者門內東方之立位也士虞禮尸出門右南面此出門者尊自當由闐左言右者門外西方之立位也少牢尸入門左有司徹尸入門左大射賓入門左鄉射眾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又大夫

若有遵者則入門左聘禮納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又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士虞祝入門左北面復位公食夫夫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又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覲禮遂入門左北面立此入門者爲客與尊亦自當由闌左言左者門內西方之位也以上門字斷句左或右一字一句張爾岐儀禮句讀于鄉射眾賓皆入門左特牲尸入九飯之尸入門左正如此句讀而他處未通爲加讀蓋其略也鄭注士冠禮云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此正釋左右之位猶特牲注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未嘗指出門左爲出闌東若鄭意是指闌東當注云門左闌東也不當云左東也矣鄭注

燕禮云凡入門而右由闌東左則由闌西鄭意謂凡入門而右其位卽闌東之門右邊入門而左其位卽闌西之門左邊恐人不知門爲東爲西非謂門右爲闌東門左卽闌西觀注中入門而右加一而字可見矣又聘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注內賓位也意謂左爲賓位不由闌西爲賓位又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今文無門字惟左爲立位故可無門字也又納賓賓入門左注公事自闌西意在釋門字非釋門左爲闌西後人不詳鄭意而門左門右兩字連讀遂于經文有費解處少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注庭南沒霤此霤卽門內霤尸入門立于左待侍盥者奉器就之若以左屬上則是時尸立于何處耶有司徹主人揖先入

門右戶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主人先升自阼階戶侑升自西階若左右字屬上則揖讓時主人立于何處耶禮凡言入門出門左右多係之曰某面某上若左右字屬上豈不當門而立耶聘禮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賓入門而右行所謂則就主人之階也遂左者所謂客復就西階也先右後左乃入門後事非既由門右入又出門而入門左也蓋物之左右不易明則係之門故曰烹于廟門外之右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尊兩甌于廟門外之右簞巾在門內之右人之左右易明故直曰入門右入門左出門右出門左亦有不言左右者略文也大射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是也凡言出門左者猶特牲禮言立于門外東方也言入門右者猶特牲言戶盥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十九

在門內之右也立於門側而近塾則曰賓立接西塾或曰西面于東塾南立于門側而近門則曰入門左入門右出門右出門左喪大記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注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疏先入門右者右門內東邊也爲極明晰

入門爲事非禮由門而入又由門而  
說雖主人之禮也蓋賓賓賓賓賓  
門而立耶禮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  
入門出門左右多係之曰某面某上  
自西階若左右字屬上則揖讓時  
門右戶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  
主人先升自阼階戶侑升自西階

適子不可爲人後議

古者大宗立後小宗則否以重本也以收族也嗣之者小宗之支子故傳曰何如而可爲人後支子可也許猛申之曰言大宗雖重猶不奪已之正以後之也小宗之適子繼小宗者也不可以爲人後故傳曰適子不得後大宗傳又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由是觀之大宗無後同父兄弟有一子不得奪則必舍同父而取于大功小功總麻矣大功小功總麻亦無支子則必取于同宗之疏逖矣同宗皆無支子然後奪小宗之適子以後大宗情之盡義之權也戴氏聖言適子不可後者不得先庶夫適子不得先庶則有庶不得奪嫡明矣律曰獨子不許出繼以其爲繼禰之適故也 大

清律箋釋曰末俗圖財起爭兼有執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之說殊不知此指兩房之嗣僅有可繼之一人而言也然則有支子可繼何取乎絕小宗而存大宗乎且今之宗非古之宗也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今世無大宗各親其親各禰其禰得爲父之長子則可以爲大宗矣是代更而無紀數也夫非大宗而無後于古當耐食祖廟立嗣者以義起也以支子後之可也先適長而後支庶奪大宗所不敢奪豈禮也哉羅虞臣長子亦可爲人後議云斯重宗之義也有父命焉此蓋強爲之說爲後于大宗卽重宗也不必適子而後爲重宗父命固不可違然以非禮使其子者獨何心歟萬氏充宗曰大宗尊之統視小宗之適子猶庶也均之立

庶卽支子可也若取小宗之適子則適子固小宗之繼宗在大宗仍不免爲立庶而已亂小宗適庶之常君子不奪人之宗亦不可奪宗故不以適子而以支子也秦文恭公云若已爲繼禰之宗何敢廢父之適孫以後堂兄乎已爲繼祖之宗何敢廢祖之適曾孫以後從兄乎覽二君之言而世俗猶欲奪適爲人後是棄聖賢之訓干國家之令而絕祖禰之祀也

案晉司馬彪高陽王睦長子出後宣帝弟敏睦父進爲敏兄以繼祖之適孫爲次房後則尤失禮矣附記以爲世勸

東漢尊崇清河孝王本末

漢和帝生子隆和帝崩隆以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即皇

帝位時誕育百餘日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延平元年三月

丙戌清河王慶章帝八子宋貴人生清和帝紀始就國和帝紀鄧太后

特詔安帝紀留慶長子祐與適母耿姬居清河邸清河王傳八月辛

亥帝崩和帝紀拜祐為長安侯皇太后詔曰禮昆弟之子猶已

子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其以祐

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癸丑即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猶臨

朝是年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薨安帝紀使司空持節與宗正奉

弔祭清河王傳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安帝紀又使長樂謁者僕射

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清河王傳永初元年三月甲申葬清河孝

王安帝紀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清河王傳建光元

年永初元年是年計即位已十五年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

丙午葬和熹皇后安帝紀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清懿載育

明聖承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祖尊父為太上皇宣帝號

父為皇考宣帝父即史皇孫序昭穆置園邑大宗之義舊章不忘宜

上尊號清河王傳戊申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

曰孝德皇后安帝紀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

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

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

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光武考南頓君清河王傳清河嗣王奉祭祭補

祀祖妣宋貴人曰敬陰皇后安帝紀陵曰敬北陵就陵寢祭太

志祀祖妣宋貴人曰敬陰皇后安帝紀陵曰敬北陵就陵寢祭太

常領如西陵補祭祀志夏四月丙辰以廣川并清河國丁巳尊孝

德皇元妃耿氏為甘陵大貴人安帝紀

案安帝即位清河王見存閱四月始薨當時未聞尊崇者厭

于皇太后也而王欽恭寅畏不預朝政到國下令日寡人生於深宮長

於朝廷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尙既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滿輔新去京師憂心焚焚夙夜

屏營未知所立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吝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

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其辭令美史稱王小心恭孝尤畏事慎法諒哉

非千秋賢王之鑑與喪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

王考恭王傳贈以殊禮升龍旌頭鸞輅龍旌虎賁百人蓋皆

天子之制然恭王傳又云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

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將作大

會稽齋錄卷一

匠留起陵廟而清河王無之是亦稍殺於恭王矣至建光初

年乃追上尊號稱曰皇考以申孝子尊親之志而仍祭就陵

寢清河嗣王奉祀不可謂非折衷至當也厥後桓帝以河間

孝王孫蠡吾侯即位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慎侯即位並

追尊祖考率援此義後世有以藩服入承大統者禮在斯矣

答問忌日禮

記曰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之謂也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至于忌日則又加哀焉祭義君子  
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  
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檀弓忌日不樂鄭氏注忌日不用舉  
吉事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忌日則歸哭于宗室昔文王  
之思親也忌日必哀漢申屠蟠忌日哀戚三日不食魏王修  
母以社日亡來歲社修感念哀甚里人爲之罷社蓋當父母  
沒寧之辰有慟于霜露之惻愴也唐宋百官私忌各給假一  
日申臣子哀慕之誠夫哀甚則不能以吉禮自處故輔廣注  
祭義謂忌日當以喪禮處之張橫渠謂忌日當變服用麻布

會舊齋禱卷一

三四

其說似太過古人喪畢無復衣麻衣之禮且若祖父母在爲  
父母服或父在爲母母在爲父皆涉凶喪驚駭世俗不可從  
也愚謂不飲酒孔叢子子順賜季節酒不敢飲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不聞樂檀弓蓋以

齋禮處之然則衣服亦當用齋服矣用麻衣近于喪用弔衣  
近于疏古者齋服以元端鄭氏釋元爲六入之色今人衣元  
青正合冠亦宜元唐人用黻黻淺青黑色然則唐人本用齋  
服于義爲古矣家禮用黻布素服以居語類云橫渠衣服有  
數等今恐難遽行但主祭者易以黻素之服可也蓋朱子亦  
齋服也皆以主祭者爲主主婦從之丁晉公談錄載艾仲孺  
祖母于歸時笥中得黑黻衣候翁家忌日著之是也古人齋  
未嘗不食肉有之自崇信浮屠法始然祀當用牲若亦用蔬

食則語類所云是使其先不血食也朱子一家蔬食以祭餘  
待賓客是爲得之不理眾務親戚弔慰者受之真德秀讀書  
記近時大儒  
有忌日衣黻衣巾墨衰受弔者李濟翁資暇錄云親戚  
來而不拒顏氏家訓謂不接外賓蓋謂尋常之賓耳此孝  
子之處忌日也至封氏見聞志以爲請假非古由不能悲愴  
故爲深藏而轉以會稽王世子不飲酒而送客挾彈桓司馬  
賓客游晏至時一哭爲是則衰世之見矣

家大人命擬上江甯太守書

竊聞人子之居喪于其始歿，踴躍哀號，晝夜無時，自附身附棺之外，一事不豫。若夫訃告則主喪遣使者，四出不聞親尸未寒而遽走道路以速客也。今某見六合之俗，居父母喪始死之日，卽乘輿告親友而含歛之禮，一委諸家人，非是則親友謂之不敬，習俗相沿，雖有賢者不敢不徇。夫始死而輟泣哀慟亡矣，衰絰之人在門，何敬之有。古無斬衰行在外者，故孔子馮軾，惟見齊衰至于棘人，變樂風詩刺之。蓋三年之內，尚不得在外，況始喪乎。某等于宣講，聖論時諄諄勸戒而習俗既久，牢不可拔，伏念聖朝以孝治天下，而令一邑賢知之士，屈于薄俗，不得申其踴躍哀慟之誠，以自陷于不孝心實憫之，伏乞執事嚴加禁止，務使風俗移易，捷於轉圜，以禮治人，莫大于是。惟鑒督之。

會稽虞璠書卷一

美

夫大人命謝上江甯太守書

釋金

黃金謂之鑿其美者謂之鏐亦謂之鑿又謂之鋸又謂之鈔  
銀鑰鍍鈿鏤鏤鏤鏤金也白金謂之銀亦謂之鏤其美者謂  
之鏤赤金謂之銅亦謂之銀白銅謂之鑿赤銅謂之錫青金  
謂之鉛黑金謂之鐵鈇銀鈇鑄錯鑄鐵也鍊鐵謂之鋼剛  
鐵謂之鏤太剛曰鏤柔鐵謂之錄亦謂之鏘亦謂之鏗銅生  
五色謂之整鐵生衣謂之鏘可鑄亦謂之鏗圓鐵謂之振鐵  
文謂之鏘銀鉛之間謂之錫錫謂之鈔亦謂之鏘水銀謂之  
頰餅金謂之鈇又謂之鈇金絕澤謂之銑金樸謂之卯亦謂  
之鈔鐵樸謂之鈔鉛鑛謂之連銅鐵樸謂之鏗鏘銀鉛鉛鏤  
鏤鈇也金萌生曰鏘亦謂之鈇薄金謂之鈔鏘謂之鏘亦謂  
之鏘金有光謂之鏘亦謂之鏘亦謂之錄鏘金謂之銷治金  
謂之鍊亦謂之鍛亦謂之鎔鎔鏘鑄銷也範金謂之鑄型中  
腸謂之鑲塗金謂之錯亦謂之卸金飾物謂之鍍金銀相著  
謂之鈇

釋鼃

爾雅鼃鼃劉氏玉麀贊齊遺藁謂鼃當作鼃沈氏齡續方言

宗泰亦同沈說今局刻本逕改作蟾諸注似蝦蟆居陸地淮

南謂之去蚊去蚊釋文義卷十山東謂之去蚊今本郭注作

不嫻一名王又在水者鼃注耿鼃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

詳郭注蟾諸為似蝦蟆則蟾諸非蝦蟆也而廣雅云去父苦

蠶胡蟪鼃蝦蟆也郭不以蝦蟆為蟾諸即不得云淮南謂之

去蚊矣廣雅又云鼃蝮長股也既以鼃為蝦蟆又以鼃為長

股則長股即蝦蟆是廣雅所云為一物而爾雅所云別一物

且有水陸之分也至爾雅蟄蟆注蛙類則又一種今按說文

先鼃詹諸也案詹諸之合音為先先从十兀聲王煦說文五

翼謂元兀同聲段玉裁于說文元从一兀下增

會舊唐書卷一

五

聲字先有兀聲故其鳴詹諸其皮鼃鼃其行先先又云鼃鼃

詹諸也又云蝮鼃詹諸以脰鳴者說文之義蓋同一物而有

數名即爾雅之蟾諸矣一名蟄淮南原道蟾諸捕蚤注蟾蝮

蟄也即詩之戚施韓詩作鼃鼃也說文又云鼃蝦蟆也蝦蟆

為鼃之切語字一作蛙周官蝮氏掌去蛙鼃是也一名蝮鄭

注蝮氏云齊魯之閒謂鼃為蝮是也一名蝮蝮月令蝮蝮鳴

急就篇師古注鼃一名蝮蝮色青小形而長股是也一名蝮

敘官蝮氏注司農云蝮當為蝮蝮蝦蟆也或為蝮之本字國

得通王氏引之曰蝮蝮同字說文蝮短狐也或從國作蝮然

則短狐之蝮可作蝮蝮蝮之蝮亦可作蝮不當字別為義

夏小正四月鳴蝮傳云蝮也者或云屈造之屬也有鳴倉庚

傳云倉庚商庚也商庚也者長股也莊氏寶珠云倉庚不名

長股長股也三字當在鳴蝮傳蝮也者下蝮與蝮同廣雅蝮

長股也 是也一名長股一名去父一名苦蠶一名胡蝻廣雅

所云是也爾雅所云螿蝮螿與耿同聲王氏引之曰螿蝮者

耿聵之轉聲也聵與蝮同聲故蝮蝮之轉聲為胡蝻是也以

今所見考之爾雅之蟾諸俗謂之癩蝮蝮在人家濕處腹大

皮上多痱磊者其皮汁藥中所用蟾酥也寇宗奭曰世傳三

半日其偽自見蓋無三足者也李時珍曰龜鼈皆有足水沃

蟾之三足非怪也若入藥必用三足則謬矣陳藏器蘇頌並

云不能鳴爾雅之聵即土鴨俗名水鴨青脊其聲甚壯爾雅之螿

蝮俗直謂之蝮蝮在陂澤中背有黑點身小能跳接百蟲解

作唧唧聲藥中所用蝮蝮去疔腫者今藥肆不知分別廣雅

之長股俗謂之水雞後腳長故善躍以之入饌謂之青蛙宏

景云南人名蛤子今人所食亦雜用土蛙周官鄭注謂蝮今御所食蛙也是自古

食之矣名醫別錄謂蝮蝮一名蟾蝮混爾雅廣雅為一蘇頌

本草曾斥其非而時珍本草既以二者分別又以苦蠶係之

蟾蝮條下亦誤又時珍不知蝮蝮為蝮之切語而分二條以

蝮蝮專屬爾雅之螿蝮古人名蝮為蝮蝮不單謂之蝮蝮則

又一種也王氏引之疏廣雅云蝮蝮亦或謂之蝮亦承其誤

其蝮蝮子謂之活東一名科斗爾雅科斗活東是也樊孫云

諸子亦混蝮山海經謂之活師時珍本草云科斗生水中蝮

蟾青蛙之子也二三月蝮蟾曳腸于水際草上纏繖如索日

見黑點漸至春水時鳴以聵之則科斗皆出謂之聵子所謂

蝮蟾聲抱是矣科斗狀如河豚頭圓身上青黑色始出有尾

無足稍大則足生尾脫是其形狀雷敦謂蝮蟾有多般有黑

虎身小黑嘴腳小斑有蚶黃前腳大後腿小斑色有尾子一  
條有黃蚶遍身黃色腹下有臍帶長五七分住立處帶下有  
自然汁出有螻蝻卽夜鳴腰細口大皮蒼黑色者有蟾卽黃  
斑頭上有肉角其蝦蟇皮上腹下有斑點腳短不鳴蝦蟇蟾  
螻蝻雷以螻蝻  
螻蝻蟄爲一小誤黃蚶卽上四種而黑虎蚶黃則又形狀之  
小異者也時珍本草之溪狗山蛤田父又形同而物異者也

答潘丈伯琴書

承示考定草類數種如蕪菁卽諸葛菜大小薊分別並精麩不可易某亦嘗留意於此謹摭一二以告幸垂教之爾雅蕪薺羅願云蕪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與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同謂之薺者方土異名郭璞云江西謂之薺是也蕪薺聲近小兒拳言其形今土名孩兒拳二三月生芽卷曲如拳長則展開味可茹某嘗采以爲蔬爾雅卷耳苓耳廣雅苓耳蒼耳據陸氏音義引陸機詩疏云其葉青白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正如婦人耳璫今土名蠶郎莢蠶郎蓋卽蒼之切語春食其莢故呼蠶郎莢或用以浴體云去風濕與本草主治同卷耳蒼耳苓

食舊蠶襍蕪卷一

三

耳皆以其實得名藥肆所貨卽此爾雅葑芴注卽土瓜也神農本草王瓜一名土瓜時珍本草不別出土瓜而廣雅土瓜芴也蔞菇瓠瓠王瓜也明分爲二則爾雅葑芴爲土瓜鈎蔞姑爲王瓜不得合一矣故蘇頌本草云葑芴亦謂之土瓜別是一物非此土瓜也王氏引之廣雅疏證云意土瓜必甚似王瓜故王瓜得與同名皆依經文不敢合爲一種但不能指爲何草呂覽高注乃指王瓜爲栝樓月令鄭注乃指王瓜爲韮擊並別求一物以當之疏證駁之是也爾雅又云葑蕒菜注葑菜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郭意與葑芴亦爲二種而陸機詩疏云葑似葑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甞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意菜今河內

人謂之宿菜又合爾雅二條爲一今按王瓜也土瓜也薏菜也雅既分三不當合一考俗名馬皮瓜者多生籬落垣牆間與時珍所說形狀大同小異時珍云王瓜三月生苗其蔓多有尖面青背澹澁而不光六七月開五出小黃花成簇結子累累熟時有紅黃二色皮亦粗澁根不似葛但如栝樓根之小者澄粉甚白膩須深掘二三尺乃得正根而與衛生家寶江西人栽之沃土取根作蔬食味如山藥方所云小圓瓜大如彈丸紅色皮上有刺者相同小兒取之爲戲本草王瓜一名馬爬瓜馬爬馬皮一聲之轉但人所罕食詩谷風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蒿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並棄其葉陶宏景曰今土瓜生籬垣間子熟時赤如彈丸其根不入大方正單行小小耳二說是也俗醫用治黃病與本草功用同確

爲土瓜無疑至王瓜薏菜則不能指爲何物矣爾雅莞苻藪其上蒿注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蒿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藪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蒿用之爲席案今俗名菅草菅卽莞字猶管仲作莞仲也用之爲席實與蒲異詩斯于釋文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眾經音義云莞草外似蔥內似蒲而圓二說得之爾雅崔蒨注今莞蔚也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案卽今風水草也莖方葉三歧高四五尺白花亦有紅者子細長三楞田野間極多風水卽莞蔚之轉藥肆每年取之甚多以作益母膏時人以浴小兒去癩疹與本經同爾雅苻按予其葉苻苻卽詩苻菜也今俗名若絲菜行下更反查何梗反音相近

時珍云蒼與蓴一類二種也並根連水底葉浮水上其葉似馬蹏而圓者蓴也葉似蓴而微尖長者蒼也形狀甚似蒼尤細長肥滑故人食之爾雅藟藟竊衣今俗名鬼遮遮高一二尺葉作極缺莖首攢簇狀如瞿麥黃蕊蓬茸著人衣不能解郭注云似芹可食今未見有食者爾雅藟芄蘭郝氏義疏云葉似馬蹏六月中開紫花蔓延籬落子綴如鈴至秋霜下裂作小瓢中出絮然今不名藟摩乃有小草細葉色兼青白枝蔓柔薄其瓢圓銳中亦出絮媵時兒童摘啖有白汁疑此是藟摩也案郭注藟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如郝前說俗名夜瓢瓢是也時珍本草一名婆婆鍼綫包俗亦有此名其絮以治血出極效藏器所云傅金瘡者也爾雅藟葵繁露注

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陶宏景曰落葵又名承露人家多種之蜀圖經云蔓生葉圓厚如杏葉子似五味子生青熟黑所在有之郝氏義疏云按此所說今未見如郭說似今西番蓮獨莖高大莖葉俱青葉小於掌華大於盤深黃色中有紫心子如松子之形然未知是此否也今按郝說非也承露俗名紫種子以其子紫黑色得名形狀悉如圖經所說時珍本草云落葵二字相似疑落字乃葵字之訛理或然也爾雅葦蒹蘆藪注家多不能分別吾邑產蘆之區嘗細考之一種中空皮薄長大以充工料者謂之大蘆卽爾雅葭蘆是也亦卽葦也一種莖細而堅色豎紅者謂之紅荻其細而長者可充織簾卽爾雅蒹蘆是也亦有形同而不甚堅實者通呼紅

草一種莖細多葉不高大者謂之亂刀爾雅所謂莢亂是也  
陸機詩疏分邁亂萑爲一物兼爲一物嚴氏詩緝以爲一物  
四名並誤廣雅邁萑也周官司几筵注萑如葦而細邁或作  
荻邁兼蘆萑實一物淮南高注楚人謂之邁幽冀謂之萑菽  
是也王氏引之疏廣雅云葦之始生爲葭萑之始生爲兼是  
也又云兼蘆莢亂俱是荻則又混爲一物矣蓋惑於夏小正  
傳萑未秀爲莢葦未秀爲蘆及詩疏之說詩八月萑葦葭葭  
蒼蒼萑卽兼葦卽葭二者並舉葭莢揭揭亦二者並舉蓋自  
風詩外少能通其說矣又按爾雅釋草凡一物必有一物之  
名如葦荻勤蒿之類是也其異名有以同類而分別者如山  
蔥山蒜山韭山蘆山蠶海藻野菅以所生之地別之如木莖

以所生之本別之如白芹蟠蒿黑黍赤苗黃蔭以顏色別之

如童梁女蘿狗毒鹿藿雀麥鳧苾鼠莞言其小王芻王芻牛芹

牛藻虞蓼牛頰楚葵言其大以種類大小別之如牡蕢以種雌

雄別之如蘧蕭又以他類相似別之有以形狀名者如鼠尾

狼尾虎杖雀弁豕首鬼目牛脣羊齒之類有以會意名者如

棲瓣竹萌寒漿竊衣石衣橫目守田垂水薺實麻母比葉百

足之類有以味名者如大苦酸漿苦莖之類有以切語名者

如蒺藜爲茨水臺爲艾蕭蓄爲竹活蒼爲脫鴻蒼爲蠶芄蘭

爲萑萑萑爲購蚰蚶爲菽蚰從不得聲菽從收得聲蕪爲須芑與爲藹

車之類有以音近名者如蓀蓀蓄當莪蘿萑菴兼蘆蔗蔗的

藪之類或一物數名或言語遞轉或方土稱謂各異皆可以

諸類求之豈惟釋草凡萬物名字歧異皆可於諸類求之間  
王氏作廣雅疏證花草竹木鳥獸蟲魚皆購列於所居視其  
初生與其長大以校對昔人所言形狀志小學者能如此而  
又精通詰訓聲音之轉變庶乎可矣嶽雲家貧時時遠遊無  
能爲役矣丈幽居頤養盍以此爲怡神之一助乎

諸魚對矣夫陶器與養盍以世爲什軒之一觀乎

又林駁諸書卷首之轉變庶乎可矣嶽雲家貧時時遠遊無

能爲役矣丈幽居頤養盍以此爲怡神之一助乎

王氏作廣雅疏證花草竹木鳥獸蟲魚皆購列於所居視其

初生與其長大以校對昔人所言形狀志小學者能如此而

書廣雅釋親後

廣雅人一月而膏

原病論作二月始膏

二月而脂

淮南子作脂文子九守篇作脈

三月

而胎四月而胞

淮南子作肌文子作三月而胚四月而胎

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

月而成

管子水地篇作五月而成

八月而動九月而蹀十月而生案孫真

人千金方述徐之才養胎法云婦人受孕一月足厥陰脈養

陰陽新合名始胚

原病論作始形

二月足少陽脈養陰陽居

東洋刻宋本誤

作經名始膏三月手心主脈養有定形名曰始胞

東洋刻宋本胞作胎

原病論同作胎是也下文一月始胚

二月始膏三月始胞胞字亦胎字之誤

四月手少陽脈養始

受水精以成血脈五月足太陰脈養始受火精以成其氣六

月足陽明脈養始受金精以成其筋七月手太陰脈養始受

木精以成其骨八月手陽明脈養始受土精以成膚革九月

倉舊惠齋集卷一

足少陰脈養始受石精以成皮毛而骨氣入胃石稟五氣之

餘藏府百骸俱實故謂之石十月五藏俱備六府齊通納天

地之氣於丹田巢氏原病論大致相同皆竊取舊說而附益

之其以前三月屬之陰陽巢氏以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強詞也

後五月屬之五行之氣已為附會而又加入石精是有

六行矣不支離乎且人有七月生子而育者豈膚革皮毛尚

未生藏府尚未具耶廣雅七月而成是皮毛藏府皆已成就

又三月始生而堅壯其說有本不可易也張景岳類經注引

顯顯經云一月為胞胎精血凝也二月為胎形始成胚也三

月陽神為三魂四月陰靈為七魄五月五行分五藏也六月

六律定六府也七月精開竅通光明也八月元神具降真靈

六律定六府也七月精開竅通光明也八月元神具降真靈

也九月宮室羅布以定生人也十月受氣足萬象成也

四庫集大

典本與此小異說較圓通修行道地

經謂受胎每七日一變三十八

七日身體骨節則成爲人

處胎經

同語亦執泥法苑珠林引之而

云此說極滿足者或經九月或復過此若惟經八月此名圓

滿若經七月六月不名圓滿或復缺減蓋能通其說矣

案經

七言八萬四千言三千言二十六言七十言百一言三十三

或多或少皆約舉之詞亦猶汪君中釋三九也此說曾與楊君仁山言極首肯

此係十年前舊稿後得俞正燮癸巳存稿閱之有此題惜

引書稍雜且多疏漏惟篤信管子與鄙說不甚相遠耳

丙戌

會舊愚齋雜纂一

三

跋續方言疏證  
右續方言疏證沈與九先生所撰也先生名齡江都監生爲道咸間宿儒遭亂稿本爲通州一宵人所得輾轉歸儀徵劉氏卽書中所稱劉先生毓崧家也是書采摭甚博亦無強經從我之習如是月邊也疏云何注在正月之幾盡據是邊卽盡也古所謂邊竟者亦盡之義說文云樂曲盡爲竟又竟之引申爲終儒行注竟終也是也又引申之爲窮廣雅竟窮也是也終窮皆盡也古人邊竟連舉是邊卽盡也楚人名園曰搏疏云周禮大司徒其民專而長注專園也由此推之則凡同聲者義無不通也青徐人言立曰偉疏云偉疑傳字轉寫之譌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注任猶傳也釋

會稽忠齋雜著卷一

三

文傳側吏反猶立也疏云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傳張耳傳莫敢傳刃公之腹中正義云東方人以物甬地中爲傳皆與此云青徐人言立義合甬甬疏云西漢以前不用甬祇用擊說文擊甬適也一曰未燒也是擊爲未燒之甬甬爲已燒之甬禮記疏云燒土爲之是其證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笱疏曰古凡古聲字皆可云書寫如巾部帖下云帛書署也竹爲之則謂之笱巾帛爲之則謂之帖今人用帖字亦謂書寫也嶽雲按估畢之估亦書寫之意秦謂陵阪曰阨疏云漢書楊雄解嘲曰響若坻隕應劭云天水有大坂名曰隗坻其山堆旁著嘲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隕按仲遠誤也依說文則巴蜀名山岸脅之旁著欲落峭者曰氏氏嘲聞數百里秦謂陵阪曰阨其

字則氏與阨不同其語言則秦與巴蜀不同且氏主謂石故  
嘲聲聞遠阨主謂土陵阪皆土阜也氏或譌作抵韋昭音若  
是理之是不誤阨字或作坻音丁兮丁禮二反高唐賦臨大  
阨之稽水是其正字也自仲遠合而一之古音十六十五部  
之別亦淆矣並精核他如謂從軍之字有運聲引六證以明  
之據說文繫傳引字書蒞藿一名莖莖與莖相似故玉篇集  
韻誤以蒞藿爲莖而佐邵氏爾雅正義之說匡段注說文之  
失據說文竈字下云尢竈詹諸也謂爾雅竈醜當作尢竈醜  
卽竈字重文其後誤爲竈醜同字異文而誤也繼則改竈爲  
竈因形相似而誤顧野王玉篇尙無竈字並裨益小學不淺  
我朝經術昌明方聞綴學之士于六書雅故多所是正揚

州故稱多儒者自王氏阮氏提唱尤稱極盛予嘗謂凡一義  
而有數文一物而有數名大半由于方言抑方言之不同尤  
多由于方音蓋五方氣稟有剛柔清濁之殊因之言語有緩  
氣急氣呂覽慎行注謂讀近鴻緩氣言之淮南本經注讀  
近殆緩氣原道注較讀人情性交易之交緩氣言乃  
得耳地形注旄讀近綱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又卷讀權衡  
之權急氣言之汎論注朝讀近韋急察言之說林注權讀似  
鄰急氣言緩舌急舌淮南修務注駭讀似質緩氣言之者  
乃得乃得長言短言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注伐人者爲客讀  
也長言短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橫口  
合唇蹙口開唇釋名風究陳司冀橫口合唇言之閉口籠口  
淮南傲眞注峇讀延祐曷開急氣閉口言也閉口籠口  
地形注急讀愆然無知之恣籠口言乃得之之別以其音之  
不同而別擇一字以當之更或增制一字以實之此方言所  
以日多也惟能通聲轉之源不以俗字入書不爲望文生訓

而後于方言可以會通聲音訓詁一以貫之爾雅一書凡某也之某皆雅言論語子所雅言謂雅正之言四方共解也其所釋則間有方俗之殊言矣是方言者實爾雅之證佐然則先生之功豈獨方言已哉是書能刻與否尙未可知爰揭其要而跋之

倉舊嘉齋集卷二

甲

書一切經音義後

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舊存釋藏乾嘉中儒者好搜古書孫淵如輯三蒼任幼植集字林始見援引阮文達爲作提要武進莊君所取咸甯資善寺藏本刊行與孫淵如洪稚存諸君校正今杭州所刊卽莊本也案元應徵引羣籍不獨已逸之書可貴卽說文亦開成以前本與見行徐本互異頗多有徐本所無者如澁獬指棒案華嚴音義云棒正宜作楛慧苑亦唐人所見說文當同疑此誤也等字是也有今本有而字體異者如俛作倣眇作藐掉作擺是也有字同而解異者如慘憂兒今作毒也養野鳥獸使服謂之馴今本作馴馬順也皓廣大也光明也今作日出兒是也有解同而語異者如口上之鬣曰頰頰鬣毛也今作頰口上

倉舊齋雜著卷一

聖

鬣也頰頰鬣也曳申也牽也今作曳曳曳也強動痛也今本痛作病是也有字有增減者如瘞腫也今作小腫也懂遲懂也今本懂字脫誤擾耳也今本耳字脫是也有說文原有而元應無之者如饒字說文作萎同今本有饒字是也僕嘗欲輯玉篇初學記類聚文選崇賢注疏德明釋文唐人正義諸書及元應此本爲唐諛文攷略以證徐本之失但經典爲世俗通行原不能盡改從古如翠作靠及搭誤作鞞孫君遂以鞞爲借字之類援引既多勢亦不能無誤如由延一名大耳本方言誤引說文之類是在識別取之耳莊君等太半據今本以證古固爲鑿柄而藏本無通儒讎校譌謬滋多亦未可概責元應元應就經釋字往往重複當其前後相悟卽可取證如豪釐字誤作毫莊氏訾爲俗字不知

卷二正作豪釐也卷二引三蒼嬭弄也嬭也莊氏據此謂漢魏間已有嬭字不知卷四嬭固注引三蒼嬭弄也煩也謂煩擾戲弄也諸經又作嬭或作嬭字音同嬭則三蒼本作嬭前作嬭誤也卷十三引說文攸急行也洪氏謂說文無此訓不知卷五作攸正合說文也卷十四撩理十六撩與並引說文撩理也十六不撩二十撩人竝注云撩觸也蓋元應據古訓以撩爲撩理字撩爲撩觸字莊氏于卷二十引廣韻撩取物也謂撩當作撩誤也又卷三引說文澆相污灑也卷十七相作水十六無水也字卷十九引周禮交龍爲旂交誤蛟卷九廡情誤作墮卷十正作情卷十捫摸誤作模卷十恐味卷十一一作赫卷二明穀云字書作穀同是以穀爲正字而華嚴音

龔置齋禱卷一

聖

義以爲俗體卷十二秤錘不言秤當作稱而華嚴音義言之此並牴牾顯然諸君未及備察至于竿蔗一作干蔗又作干柘句讀一作句逗淡飲一作痰陰樾椎一作樾遲軍持一作君持野豻一作野干此則譯經者之異非字有謬誤也頗欲通校一過以元應之書糾元應之失參取華嚴經音義翻譯名義相證佐顧此本段自石埭楊君仁山不克久留因書厓略于後而歸之

華嚴經音義書後

華嚴經音義唐釋慧苑撰歛徐君寶善上元陳君宗彝曾據  
北藏本刊行武進臧君鏞堂芟梵言錄其有涉儒義者爲一  
冊阮宮保刊于揚州此本是也案慧苑解字處穿鑿甚于元  
應持論亦貢高好呵譏人殆道世之流與其謂切从十稟从  
米鼓作鼓倚仗之仗作杖譬况之况作况皆不合許氏之指  
特所引多逸書可資掇拾耳

梵文有形無音字說

梵經有𪛗字𪛗字𪛗字𪛗字：字△字案此皆有形無聲之字世人知字有有聲而無形不知有有形而無聲蓋由聲以定字則聲音之旋轉不可以盡故有無字之音若由形以命名則物形之紛紜亦不可以盡故有無音之字𪛗字象佛髮右旋而生如此相翻譯名義云西域名塞縛悉達迦此云有樂或翻爲萬𪛗字象如來曾前紋翻譯名義西域名室利鞞瑤此云吉祥海雲諸經或作𪛗又作𪛗據漢本十七字同呼爲萬案以𪛗𪛗𪛗爲一字非也唐古忒經西域同文志俱不以爲一相此土讀萬字蓋強音實則有形無音字也△字△字翻譯名義云梵書伊字西域有新舊二伊如此方古文今

會舊惠齋雜卷一

四

文之類梵語殺三摩娑此云離合謂伊字之點離爲三合爲一案大涅槃經有△字又有△字是明以爲二字讀如伊者楷章安頂師所強音梵書有形而無音也又華嚴經實又難陀本有四畫相如髻形杵形華形皆有形無音與今唐古忒經本可相參攷法苑珠林云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此但言讀法順逆耳若造書之義大約皆始于象形許君說文序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指事亦是象形段氏玉裁曰有事則有形故指事得曰象形是也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是中國字起象形之證西域埃及國于夏商時最強盛近人搜得古碑以象形法會之蓋人作人馬作

加鳥作 $\text{ㄨ}$ 日作 $\text{○}$ 月作 $\text{△}$ 山作 $\text{ㄨ}$ 見上海教堂月報又美國

不記憶皆與鐘鼎文字相似今苗中字亦有似此者是四夷字起象形之

證其時聯屬之字及虛活用法大約用圈點橫直諸記號如

中國之 $\text{フ}$ 說文古說文有所絕說文下等字鐘鼎中此

不更埃及碑之 $\text{フ}$ 二等字皆是梵書多加於實字之中如紗

補住吉同徵卜納囉雙納囉哈蘭答雅答克巴魯答札麻嚕

烏巴達麻諸記號是回部今不用象形而猶有則爾則白爾

帕尺都則爾都則白爾都帕尺諸記號歐邏巴亦猶有 $\text{ㄨ}$

$\text{ㄨ}$ 等記號蓋記號即古結繩之遺意達海烏巴什為國

書因蒙古文加圈點亦即此意不知何時悉變為諸聲如今

歐邏巴回部準部等悉以字頭分合拚讀準部十五母回部二十九母歐邏巴

倉舊齋雜著卷一

洲二十六母而古人之字悉亡所存者獨今中國及東洋島

國耳六書之義唐時猶以說文文字林著之功令後寢式微

本朝始盛治其學又以三代彝鼎參互攷證其義益顯至佛

本行經所說六十四種書今無復知者矣法苑珠林於梵天

婆羅門書王有四十音是蓋道世時尙可考知其一

其細微之字又與聲韻大疎且其

華嚴字母表

阿 阿提阿提波陀  
此云初不生

羅 羅闍  
此云垢

波 波羅末陀  
此云第一義

遮 遮梨夜  
此云行

那 邏求  
此云不

陀 陀摩  
此云輕

婆 婆陀  
此云縛

茶 茶闍多  
此云不熱

沙 此云六

會書惠齋雜著卷一

和 和波多  
此云語言

多 多他  
此云如

夜 夜他跋  
此云實

吒 吒婆  
此云障礙

迦 迦羅  
此云作者

娑 娑娑  
此云一切

磨 磨伽羅  
此云我所

伽 伽陀  
此云底

他 多他阿伽他  
此云如來

社 闍提闍羅  
此云生

籤

馱 馱摩  
此云法性

多 賒多  
此云寂滅

者 又耶  
此云虛空

咳 迦咳度求那  
此云是事邊得何利

若 若那  
此云智

拖 拖阿拖多  
此云義

婆 婆伽  
此云破

車 伽車提  
此云去

麼 阿濕磨  
此云石

縛 火  
此云喚來

哆 末嗟羅  
此云慳

也 伽那  
此云厚

瑟 他  
此云處

孛 頗羅  
此云不

歌 歌大  
此云眾

醒 遮羅地  
此云動

宅 多羅  
此云岸

鎖 茶  
此云必

鎖

奢

娑多

壤

曷羅多

娑麼

訶婆

綫

咤

頗

娑迦

也娑

室者

侘

陀

右翻譯名義所載四十二字南岳大師用表四十二位初  
阿字門表初住後茶字門表妙覺故曰過茶無可說字其  
云與華嚴異者案譯華嚴者佛馱跋陀羅實又難陀地婆  
訶羅三藏般若司空凡五家此蓋指實又難陀本今以四  
十二門作大字書旁注正音而附以譯言所云與華嚴異  
者書於下方使可覽焉

以其圍之防稍其藪解

考工記以其圍之防稍其藪鄭康成注消除也防三分之一也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程氏瑤田不取康成之說鄭氏珍默守康成亦不著算之之法考鄭注以藪長爲三尺二寸圍亦三尺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賢爲五分藪長去二徑六寸五分寸之二軹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各去金厚一寸賢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軹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藪置輻之法云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依此布算藪空一耑徑小一耑徑大爲截圓錐形當先求得截去虛尖錐一段之長而後可算其餘乃以賢軹半徑相減一寸三分分之二爲法置藪長三尺二寸以軹半徑一寸一分

三分分之二乘之爲實實如法而一得三尺五寸爲尖錐虛高然後以尖錐虛高爲法置尖錐虛高加二分在外之藪長一尺九寸又加輻廣之半一寸七分半共二尺零七分五釐以軹半徑乘之爲實實如法而一得一寸八分五釐八毫又三分豪之一爲藪半徑倍之得三寸七分一釐又三分釐之二較康成所算大一分六釐零不合三分藪徑之一若依程氏瑤田說二分在外之藪長爲二尺一寸三分寸之一求得藪半徑一寸八分六釐數亦不合如必求藪空三分之一之處以軹半徑爲法置尖錐虛高以三分藪徑之一又半之一寸九分寸之七乘之實如法而一得五尺三寸四分八釐七毫零內減虛高餘一尺八寸四分八釐七毫零爲三分之一

之處距軹末度與三分轂長之二不合無已其已密率求之乎轂周三尺二寸密率徑一尺零一分七釐九豪二絲以賢軹密率半徑相減一寸零一釐八豪六絲爲法置軸長三尺二寸以軹密率半徑一寸零三釐七豪一絲乘之實如法而一得三尺二寸五分八釐爲尖錐虛高又以軹半徑爲法置尖錐虛高以轂密率徑三之一又半之乘上得五五三零九五爲實實如法而一得五尺三三三有奇減去虛高適得二尺零七分五釐內減半輻廣一寸七分五釐餘一尺九寸與康成所定二在外一在內之數相合由此觀之注訓扞三分之一與定輻廣三寸五分算二在外一在內之數皆極精確惟數徑三寸九分寸之五不合良由周徑古率祇能得其大

皇朝惠齋雜著卷一

四九

略逮展轉回求其數必差非康成之誤也且爲轂之法于軹末量度二尺零七分五釐之地以爲輻菑之鑿而已至于兩輻菑末相距在轂空內不可量度且亦無庸量度故卽依古率云三寸九分寸之五無損于國工也鄭氏珍不能發明于算稍疏其謂鍤轂之法必從藪始則尤不解工人爲圓錐形之法以意逆度宜其誤也程氏瑤田精于算者求其數而不合乃以扞爲十分之一賢軹爲飾轂所謂遁而之他者也據今所算則程氏瑤田所駁皆不攻自破而康成之注精當不易益可見矣

夏小正天象攷

唐書大衍日度議曰夏小正雖頗疏簡失傳乃羲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進乖夏紀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術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法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在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囑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

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案言小正者自一行始所釋或合或不合今用時憲法推得禹元年至康熙十一年凡三千八百七十七年以黃道交差每歲東行五十一秒乘之得一十九萬七千七百二十七秒如度法而一得五十四度又如分法而一得五十五分二十七秒滿三十分者收作一度共得歲差五十五度案康熙壬子冬至日躔箕宿三度四十分則置儀象志黃道箕宿距斗宿九度二十分減去壬子冬至日躔存五度四十分乃加斗距牛二十三度五十一分半距女七度四十二分女距虛十一度三十八分虛距危九度五十九分得五十八度五十

分數過所得歲差度乃減去歲差五十五度存三度五十分  
卽禹元年冬至日躔虛宿不盡之餘度也復置虛距危九度  
五十九分反減去餘度得禹元年甲戌歲正冬至日躔虛  
宿六度零九分遞加距度得立春日在壁宿五度二十二分  
季春日在畢宿六度七分立夏日在井九度十五分五月節  
日在柳四度一十四分與唐志有異疑開元術疏也時正二  
月鞠則見盛氏百二柯氏觀謂杵臼星曰四星在危北正月  
晨見於東方丁氏杰云曰星小而暗古人用星紀時小正未  
必以爲候戴氏震說鞠爲囓孔氏廣森曰囓柳星也洪氏震  
烜曰鞠虛星也小正凡一月候數星者必一在晨一在昏鞠  
則見若己爲昏也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又爲昏三星一

候非小正法也蓋鞠則見者晨候也孫氏淵如曰鞠虛聲相  
近王氏引之曰星必與日隔次而後能晨見日在降婁則元  
枵晨見東方東方星之與元枵相近而大者其北落乎黃氏  
叔琳曰黃星也案諸說不同洪說晨候近是但未省卽虛星  
否至金履祥以鞠爲華則望文生訓矣初昏參見非中也秦  
氏蕙田謂舉其大者說近是猶今人舉偏東偏西耳魁枕參  
首故曰斗柄縣在下三月日躔在參故伏四月日在井去昴  
遠故曰昴則見南門孔氏邵氏皆謂卽亢宿南海鄒伯奇曰  
天官書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卽庫樓外之南門北字爲衍  
文無疑也若亢南北兩星據今測皆四等無緣稱爲大星南  
門則三等在當時燦然地上固當取爲中星因以弧三角法

求得禹時立夏昏刻南門一偏西五度四十五分可爲小正  
功臣五月日在柳四度故參晨見初昏大火中是時日入戌  
故也六月斗柄指南故曰正在上七月日躔亢織女昏中星  
正東向謂下二星南北相距者正東耳漢案戶謂漢斜在天  
當戶可見也卯正柳宿中斗柄北向故曰斗柄縣在下則且  
八月秋分日在氏宿十四度二十九分距房三度有奇故伏  
徐巨源以辰爲水星五緯不可以紀時且爾雅明言太辰房  
心尾也又云大火謂之大辰豈以辰爲緯星乎日躔距參一  
百六十度盈不當云中故孔氏以爲誤文大衍以爲失傳秦  
氏蕙田曰已過中猶言之舉大體也是矣九月日躔在太辰  
故曰內火爾雅大火謂之大辰辰卽火也故曰辰擊於日十  
月日仍在大火不當云初昏南門見故一行云失傳秦氏蕙  
田以初昏二字爲衍文孔氏廣森曰昏謂昏姻也王氏引之  
駁曰小正言初昏者五皆謂日入以後今於嫁娶之時亦曰  
初昏何以別乎織女正北鄉則旦王應麟本無則旦二字案  
經文當云初昏織女正北鄉南門見則旦日出入地平十八  
度以上大星皆可見故以織女候昏南門候旦不必舉中星  
也上古星名少小正所舉才七星鞠參斗昴南門大火織女  
也禹時蓋聯屬房心尾三星曰大火故爾雅釋之如此二十  
八宿之名在後甘石僞書不足信也

釋測圓海鏡重弦

測圓海鏡有重弦重字不詳其義愚按重小也說文重小謹也从么省从屮屮財見也田象謹形屮亦聲按么屮皆小也說文么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子初生小故象之又說文幺微也从二么微亦小也說文屮艸木初生也凡初生者小故曰財見是屮亦小也么屮皆訓小故重有小義矣書多以專為重秦嶧山刻石乃降專惠專即重字淮南本經民之專室蓬廬注專持小室也修務獨守專室而不出門注專室小室也皆以專為重字專重得通用者說文專六寸簿也从寸重聲一曰紡專簿段氏以為笏釋名笏或曰簿桓二年傳注若今吏之持簿釋文引徐廣持簿手版也笏度二尺有六寸今云六寸簿蓋簿之小者段氏玉裁云疑奪二尺字

倉舊惠齋雜纂

核舉寸數者正以不同度故別言是專亦有小義因而厄之若為二尺六寸但云簿也足矣

小者謂之罽說文蒲之小者謂之蓐廣雅蒲總謂之蓐魚之小者謂之鱒蒲蓐魚鱒皆初生之名今江淮人猶有是語家語屈節解云魚之大者名為鱒鱒其小者名鱒朱駿聲疑家語借鱒為鱒是也或云鱒謂魚子鱒則魚子之至若大者然則家語所云乃大于鱒耳非如鱒魴之屬矣至若

漢書陳遵傳一旦重礙為嘗所輻蓋借重為寔說文寔字許云重者如重馬之鼻韻會引作重馬之重蓋以意改明非重字本義也師古訓重為縣而謂諸家以重為寔失之者謂不當改重為寔耳其義則然也重弦謂于同式句股術中其弦最小是蓋洞淵

九容書中所名而海鏡沿用之也東漢方伎傳章懷太子注挺專折竹下也楚辭曰索

瓊茅以筵專兮注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案此借專為箒今離騷王注正作箒趙古則云束草折竹達公下于神曰重从屮屮象纏束之形通用專而以箒為俗字凡說附會不可信至沈存中筆談云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謂

之東術東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此則附會李陽冰之說尤謬誤

會稽慮齋禱卷一

五十四

步出慎州會李陽冰文論大畧謂

度法三百六十亦古術說

中國古憲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回回九執札魯馬丁等術皆三百六十度者便於用也愚謂三百六十度亦中國古法素問六節藏象論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計人亦有三百六十節今本作十五節五字乃後人所加鍼解篇氣穴論氣府論調經論微四失論小鍼解邪氣藏府病形篇並當依此改正何以言之一靈樞邪客篇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十日人有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歲有三百六十日人有十二節並兩兩對舉正作三百六十節經脈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並兩兩對舉正作三百六十節與歲三百六十日對至後人誤作三百六十五日而三百六十節未誤今則又有改作三百六十五節者矣一氣穴論自藏俞五十至凡三百六十五穴鍼之所由行也數之共得三百六十六穴乃強爲之說韓非子解老篇人之身三百六

倉庫齋叢書卷一

五十五

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是三百六十節爲自古相傳之證後人習見三百六十五不知有三百六十之數故妄加改竄猶幸經文分明以爲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謂也岐伯對曰昭可以據正也

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夫六六之節九九制會者所以正天之度氣之數也正天之度正指六六之節而言蓋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見天元紀大論六其六十爲三百六十度又云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此正續漢志所謂在天成度在憲成日也上文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者蓋計其盈朒言之此云三百六十者王冰注此蓋十二月各三十日者若除小月其日又差是也陰陽離合論大小月二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是古用三百六十整數矣邵子皇極經世圖者六變

六六而進之故六十變而三百六十矣冬至之子中陰之極  
春分之卯中陽之中夏至之午中陽之極秋分之酉中陰之  
中凡三百六十中分之則一百八十此二分二至又周髀筭  
相去之數也邵子亦用整數其諸本於內經與  
經注引考靈曜曰分周天爲三十六頃頃有十度九十六分  
之十四疑古人三百六十之法著緯書者聞之而不詳故以  
爲三十六頃而頃各有度也  
酉陽雜俎玉格云天圓十二綱  
運凡三千六百  
百周爲陽亭

皇皇齋集卷二

辛六

步指錄序

昔帝堯命羲和宅四隩以測候焉亦使大章步東西豎亥步南北周大司徒測南北之差則曰景短景長測東西之差則曰景朝景夕里差之法自古為然逮後疇人出亡厥術幾佚至元耶律楚材西征庚午元秣以尋斯干城為里差之元東加西減而有東西里差郭守敬奏遣官東極高麗西踰滇池南迄朱厓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誌其極出地度並晷景而有南北里差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此方不見食者在月外必反見食宜明本之為氣刻時二差大衍因之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唐測景使者大相元太測得五百三十一里八十步極差一度事皆在元前但未精耳然猶未備也我聖祖仁皇帝分命臺臣四方行測遂

盡取天下郡縣北極出地並偏京師度繪為輿圖然後言里

會舊儀彙纂卷一

五七

差者有所攷焉竊以地體渾圓考成後編以為橢圓近譯談天以為扁圓居天之

中如雞子黃步算家分天地體為三百六十度人居地上各

以所見為地平正當赤道下則能見南北二極自赤道而北

每二百五十里北極出地高一度南極入地低一度至去赤

道九十度則北極當頂自赤道而南每二百五十里南極出

地高一度北極入地低一度至去赤道九十度則南極當頂

是為南北差續文獻通考地圖之說以古人八寸之尺而言若以今十寸之尺而論則二百里而差一度又云東西亦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乃以赤道下地之大徑而言若赤道南北則其度漸狹至南北極之下止一轉九而已

有定東西無定卯酉地球四周同以日出入為卯酉而中國

之日出歐邏巴之日午亞墨利加之日入也周髀算經日運

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

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  
夜半凡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如四時相反是也是爲東西差  
有南北之差則有晝夜永短表景朦景之差蓋正當赤道地  
平圈卽兩極經圈故晝夜常均居兩極下者地平圈卽赤道  
圈故以一年爲晝夜由是去兩極漸近則晝夜之差漸增去  
兩極漸遠則晝夜之差漸平推之緯北之春爲緯南之秋緯  
北之夏爲緯南之冬正當赤道以黃赤正交爲夏黃赤大距  
爲冬其勢然也授時術以前多據河南日出入刻分以概天  
下至郭守敬始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  
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月日  
出入晝夜刻而首援大都爲例此晝夜之差因日距人有遠  
近故立表取景遂有長短中國景恆在表北然日行大距極  
高二十三度內者景則在表南先儒每謂表景千里而差一

寸唐開元十二年南宮說測得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  
十步景差二寸有奇皆未爲密率梅氏文鼎曰極度晷景常  
相因知北極之高卽可知各節氣午正之景測得各節氣午  
正之景亦可知北極之高蓋表景之長卽高弧之切線切線  
有疏密卽表景有長短也此表景之差朦景限中法名晨一  
昏刻分  
十八度而景之多寡隨地不同極高則刻分多極低則刻分  
少極高四十八度半則夏至之晨昏相切極高七十二度則  
春秋分俱不夜兩極下一年爲晝夜而以朦景計之惟近冬  
至前后四十度爲夜餘雖不見日恆有光明此朦景之差有  
東西之差則有見食交氣中星早晚之差唐志大衍日食議  
云日月交會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

令中國食既則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月外反觀則交而不食此謂見食有遲早也江氏永云如此方視太陽正中爲午正東方視之已過中西方視之未至中故節氣時刻西早而東晚此謂交氣有遲早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云中星諸方各異隨時不同故分測四方參互考驗始無差忒此謂中星有遲早也若夫赤道恆熱兩極恆寒近赤道北恆北風近赤道南恆南風南極下恆北風北極下恆南風新法地球自轉生離心力至極而無故赤道之重移于兩極則加重一百九十四分之一離心力能減重故從赤道行至極加重之比若各地緯度正弦平方比又里差之奇理也今著錄步算諸法使撰各州縣志者有取焉

歷代長術輯要序

代梅育岩中丞作

昔鄭康成遊於馬融之門以步算始得親近漢晉間儒者如張衡高允之徒並能以算考證經義若夫用秬法上稽往古知當世年月朔閏然後卽一事之後先而審其得失治胥之機于史學尤綦重也杜征南春秋長秬國朝李尙之召誥日名考皆爲一書而作已足以補苴罅漏有功方冊宋劉義安推漢至五季月日爲劉氏輯術其書佚不傳國朝錢同人成四史朔閏考本竹汀書同人續成居多精深博大惜未能舉全史爲之湖州汪教諭曰楨慨然有志于此乃起周共和迄明末各以當時用術步其朔閏爲二十四史月日考五十三卷證以正史參校羣書稽其合否旣又省爲歷代長術輯要十卷將

倉書遺齋雜著卷一

卒

付手民句序於余余謂此書之難非獨握籌數計也南北分析各用厥秬未能參合五代時民間小秬盛行公私著述時日互異是一難也史家雜采記載新唐書尤多錄碑官傳閏異詞往往傳表月日與紀不合是二難也傳寫刊刻展轉紕謬或干支字誤或閏月移易不可悉數是三難也有宋南渡初五年遼太宗以前布憲授時不知何秬是四難也北周用明克讓術南唐用中正術後改用齊政術如斯之類用數無可考不得不借用他術合否未能決定是五難也夏時便民古今通用而秦用亥正魏景初用丑正唐武后用于正民間仍從其便又初改之時或年少一月或月少數日志乘編年因之差別是六難也唐武后神功元年閏十月元宗開元



算學啟蒙釋序

昔宋朱松庭著四元玉鑑算學啟蒙與秦氏數學九章李氏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同爲九九家所祖述朱氏嘗以其學教授廣陵廣陵固宜多疇人與本朝焦里堂羅茗香暨海陵陳氏吾邑張氏

兒疇人傳今裔居都中

鈞深索隱籍甚當時其後

國家

遠人來賓譯書繇贖四方譚算者眾吾過郡詢之不得其人良用慙然已而識劉謙甫胡鏡堂阮拾珊徐香谷諸君而徐君尤好深湛之思廣陵人癖飲茶晨夕恒集於賣茶舍諸君者月必七八會會則於茶舍右持不律左握觚張目而談斷斷如也市人譁然怪其癡弗之顧暮或登城負危堞畫地爲格以荻數計之積久不厭以余習算稍早往往辱下問然余

金焦惠齋雜書卷一

三

實禱昧無以過也今年以事留郡中徐君出所釋算學啟蒙見示中解開方尤詳啟蒙之書爲玉鑑導師玉鑑得羅茗香細草而后學人有踐逕可循今啟蒙亦得此釋算學之昌明爲何如也西人於算求簡易然於開方獨委曲繁重不能立一公法代數術中求根數是已惟中國開諸乘方通爲一例實本於朱氏秦氏而李四香焦理堂先後爲書詳說之徐君又能繼其躅可不爲勤與使諸君者盡媵壹於著書數十年後吾知海內談算必爭趨廣陵而朱氏之盛將復見於今日是則蒙所跂望者豈獨敘徐君書已哉乙酉如月寶應劉嶽

雲謹識

墨子格術解

臨鑑而立句景到即今影倒多而若若順少說在寡區句狗

犬也而殺狗非句殺犬也可說在重句鑑位當云鑑立古量

一小而易一大而舌說在中之句外內使殷美說在使鑑團

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字堅白

說在因以檻為搏於以為無知也說在意句在諸其所然未

者然說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件即午字異文

吳切偶敵景不從說在改為句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

住景二說在重非半弗義此當與研斲義同沅案斲即斲

字異則不動說在端句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

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句景迎日說在搏舌而不可擔

會稽齋雜著卷一

說在搏句景之小大說在地舌遠近句宇進無近說在敷天

而必舌說在得行句循以久說在先後句

景光至句景亡若在句盡古息景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

景光之人煦若射句下者之人也高句高者之人也下句足

做下光故成景於上首做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

於光故景庫舊作庫盧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句則景在日

與人之間句景木柁猶言景短大句木正句景長小句大小

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已上以表言遠近臨正鑒句景

寡句貌能白黑句遠近柁正句異於光鑒句景當俱就去亦

疑亦當俱俱用北鑒者之臭於鑒無所不鑒景之臭無數而

必過正故同處其體句俱然鑒分句鑒中之內句鑒者近中

句則所鑿大句景亦大句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句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鑿者近中則所鑿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鑿鑿者近則所鑿大景亦大亦遠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比以鏡言句讀據畢校本

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者此爲凹面回光鏡也凸面透光鏡亦能令景顛倒考工記金錫相和謂之鑑燧之劑據此古無透光鏡知爲凹面回光鏡矣依光學理置一物於凹鏡中心以外卽於凹鏡中心與聚光點之間成物顛倒之形像但較之實形稍小若以此物置於凹鏡中心與聚光點之間卽在中心以外亦成物顛倒之形但較之實形

會舊齋雜纂卷一

卒四

稍大書言多而若少與較實形稍小之款合以是知人必立於凹鏡中心以外也畢云若猶順疑誤鑑位者置鑑之法也殷

美堅白者察鑑質之美惡也殺狗蓋覺鑑也過午景不從

王引之謂從當爲徒引列子張湛注爲證今不取其說說在改爲者古者橫直交互

謂之午儀禮度而午注云一縱一橫曰午是也國策亦以一縱一橫

之路爲其形爲X蓋借用古文五字X者光綫之交點過件今作

天文訓午件謂不當交點故改爲也下文景倒在午在訓也字相通

若尙書在治芻之在察也言審察其交點所在也一少於

二而多於五者此爲算法今不可詳矣建柱案卽柱字者或爲

立表言也下文言斲卽斲柱也然此段皆釋鑑理不應參

人立表疑建柱立鑑爲一事別有用處今失其傳耳以景

迎日句推之或爲取火法也

取火亦用四面回光鏡光綫回射之交點西法謂之然曲

綫景之小大說在地面

案即去字

遠近者謂人與鑑相去遠近

也依光學理發光點與受光處距遠其景必小較近其景

必巨書與此款合也下段又詳言之二光夾一光至故成

景於下數句語氣完足正釋景倒之理義尤精透卽西法

所謂射光角與回光角相等由交點射景入壁故令景倒

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者此釋回光之

理設如人依鑑立日射鑑上若人與日之間有壁其距鑑

與日距鑑交角等則人必成景於上若其間無壁則回光

綫成景極長而射于無量遠空界中凡海與沙漠恆見樓

臺人物之象卽此理然雖無量遠空界中仍爲景在人與

日之間也景木施至非獨小也盧抱經云以表言理或然

也蓋卽釋上段建柱之文遠近臨正鑒貌能白黑者此論

因光見色之理也日光具紅黃藍綠紫橙黃靛藍七色試

以三棱透光鏡卽見若物盡受全日之光則爲白色若減

其入質之光綫則爲黑色照相之巧全在用其白黑二色

以爲陰陽向背之別而數千年前之墨子已發其理可知

西士原非剗獲矣遠近施正異于光鑒者言照物之遠近

邪正惟鑒者制其光辨異之使明晰也言遠近則亦與照

山川之理合矣俱用北

斷者

照相宜用北面之光取其安

靜純一不改變形色也同處其體俱然鑒分者言鑑之用

各肖物體也蓋照相之事古知其理必有其法惜失傳已

久無可考證耳然今照相用透光鏡古人用回光鏡則其  
理又非西人所知矣近則所鑒大景亦大遠則所鑒小景  
亦小鄒特夫以此四句爲言突鏡卽釋上段景之小大說在地舌遠近  
之文三言之者其故有三近遠指人距鑑面言近中遠中  
指人距鏡中心言據此仍當爲凹面鏡也正起於中者言  
光綫起點以中心爲主正景過正者言光綫必正行也東  
省之燈景戲西人之鏡景燈胥本此理格術見沈括筆談之學  
相傳已久西人得其理而變通之轉授中國所謂禮失而  
求諸野者非與

答李壬叔先生書

春間侍座諭以泰西格致之事業謂多中國儒先所已言先  
生命條舉以對並詢拙著格物中法大旨時匆匆出都未及  
陳答頃由吳先生寄到手柬荷賜算學課藝一部且感且謝  
謹因暇晷毛舉一二拉雜成書祈進而教之伏見西人以天  
文算學為最精初入中國即挾此自重而光化電等學則近  
世言之尤密然如天圍見周髀算經大戴禮曾子天圍篇地  
動見緯書考靈耀地恒動不止而人不知乾鑿度坤母運軸元命苞地右轉以迎天  
括地象地右動起於畢六等星差見徐整長祿御覽七引徐整長祿大星經百里中星五  
十里里天河經天一周見抱朴子天河從北極分爲兩頭至於南極天  
河爲小星所聚見物理論詩小雅正義引物理論五星日月各

倉舊書齋卷一

李

一天見郊萌傳引宣夜之說謂七耀不綴附天體朦氣見姜炭傳地有游氣以厭日光  
又沈括有煙氣塵雷爲地氣見周易雷出地奮王充論衡論衡雷氣出濁入濁之說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枝軫枝軫則激  
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  
神中而死矣皆破雷雷則中國之言天文未嘗讓於西人也墨  
子經上圍一中同長也此謂圍體自中心出徑綫至周等長  
也又云方柱隅四謹也畢氏以謹爲維字之誤此謂方體四  
維皆有隅等面等邊等角也廣東陳蘭圃先生東塾類稿有論墨子言算法一篇所摘頗多  
今不記憶莊子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絕此尤幾何妙理他  
如借根卽天元一術代數術中求無定數卽大衍求一術拙  
有大衍術解因天元得李四香羅若香闡發已精代數晚出  
其中求無定數卽大衍求一知之尚少張敦仁大衍求一術  
所解亦僅相舉梗概故詳言之累乘累除卽堆垛招差則中國之算學未嘗

讓於西人也關尹子石擊石卽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又曰磁石無我能見大力此電學爲古人所言者也論衡詮日篇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謂明暗由於游氣多少卽映小爲大之理淮南子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數之則弗中正在疏數之間疏注猶遲也數猶疾也案疏遠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數與疏對蓋謂相去近也卽影鏡中樞之理此光學爲古人所言者也淮南子汜論人血爲燐卽鬼火爲骨角所含之氣散出之說論衡道虛篇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卽人無養氣則死之說淮南天文訓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濕故炭重卽爲燥濕表之理

倉皇齋雜叢卷一

七

墨子五合水土離然爍金腐水離木阿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卽原質更互變易之理此化學爲古人所言者也至於制造之事存乎人心之巧變後勝於前亦固其宜然而淮南子言鐵可以爲船續漢書郡國志交趾郡定安下引交州志曰越人鑄銅爲船則鐵艦不足奇矣紀曉嵐筆記鐵嶺戴遂堂之先德本浙人有巧思嘗造一鳥銃形如琵琶凡火藥鉛丸皆貯於銃脊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銜如牝牡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第二機隨之並動石擊火出而銃發矣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盡則格林礮又不足奇矣案戴君名梓字文開仁和人見禮親王嘯亭雜錄云獻連珠火礮法下江山縣蓋卽此物格物中法大旨彙萃各書以中法分子目此時所得不過四百餘條約可分

三卷僅仿長編之例隨得隨錄尙未能定分目多寡自敘一篇附錄就正覽之可知梗概大抵讀書之士多未明曉西法則雖有其理不能抉出以祛世惑其習西法者則又先入爲主震驚佩服不復能於中國之書求之此所以扞不相入也嶽雲從事吳先生飫聞稍久又多親肄其事故言之詳與捫燭扣槃者差異如先生以爲可教會益其所不能幸甚測圖海鏡通釋全稿爲家叔俛兄寄往朱肯夫先生處行篋尙有首卷錄呈左右乞賜覽觀並裁正焉

格物中法序

自冬官之書佚而操藝者各挾其工巧術鬻于市前明澳門通商以來夷遂用機器玩好無益之技簧鼓中國以漸逞其陰計秘謀攘奪繁富之心至今日而益熾夫夷之技一工人耳薦紳之所不道而學士大夫之所鄙也烏足言哉烏足言哉然而居今之時欲移易其耳目莫若卽中國所自有者著之俾知夫中國之才百倍於夷狄特屏棄弗爲別求其至遠至大者也吾嘗譯夷之書矣有曰重學以齊動力之輕重疾徐而製器也曰光學以求分光聚點之遠近大小而利視也曰汽學以化水氣使積力而生動也曰電學以辨五金乾溼之感觸用之化質生動也曰化學則又夷所云最精微者爲

倉舊齋叢書卷一

六五

能剖別物質顛倒眞僞升鍊金石草木之類而成藥也

諸名係從

格物入門所譯

夫顯鏡遠鏡孰與照膽之奇日晷鐘表孰與元帝殿

漏之幻汽機之繁重孰與水碓風車之簡輪船火車氣球孰與飛車木鳶木牛流馬之巧研窮物質孰與始知藥性化鍊丹汞種羊炕雞之奧忘其至奇至幻至簡至巧奧者而惟夷是好不亦偵乎不甯惟是中國之攻木攻石攻金皆重學也治人卽人皆化學也不甯惟是蒸釜酒龍汽學之日用而不知也陽燧銅鑑光學之日用而不知也磁石引鍼琥珀拾芥電學之日用而不知也酒漿油酪權量舟車化學重學之日用而不知也由是言之精其業者秘其法習其事者忽其理大較然耳豈夷狄知而中國愚哉且夫夷之法皆中國之法

也有如漂布熟皮種樹養蠶造糖燒磁鍍金少或十數年多  
不過百年始通其理雖神明變化精益求精然非中國啓其  
知而能若此哉至於得南鍼而後知航海得火藥而後用鎗  
發製火藥法書中云火藥不知自始相傳法  
本東來據此今人云始于西洋不亦謬乎則尤中國大有  
造於夷者乃夷無一不賴中國而中國反曰吾知遠出夷下  
抑獨何歟故是書之旨編次古今言格物者知其理所以然  
則詳之否則闕之采書若墨子言光學重學抱朴子言化學  
之屬文或不能盡識則鈎稽而爲之注亦竊附鄙意及中國  
六工之事能通證明使天下知夷之技皆中國所自有所不  
有者則中國鄙夷不爲與夷以小慧引伸得之也若越人洞  
垣之藥張衡地動之儀乃至窮其理而不得亦可見聖人之  
邦靡學不精卽一事一物且超出夷狄萬萬也嗟乎聖賢之  
學至遠至大者何可限量今作此書乃與夷爭工藝之長重  
自愧已

射陽漢石門畫象跋

子邑城東六十里江平莊錢大昕金石文跋尾續程瑤田通款錄均誤作平家莊距射

陽鎮十里為漢射陽縣地顧煊平津讀碑記云射陽聚石門

雙石萃編云射陽聚之有漢時汪中述學上畢尚書書石門

無墩今墩在江平莊東汪中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汪喜

據墓孫政尾云射陽為漢項伯封國項伯墓疑卽在此

石乃其墓門之一案汪亦以稱揣測無確據翁氏錢氏云俗

呼夷齊墓今人尚有稱者又稱楚王墳俗云射陽三千六百

墩不知誰是楚王墳邑人朱克生以爲楚元王墓有三百門

案楚元王都彭城王淮北三十六縣與射陽無涉見汪

一石為縣令某沈於水見阮元廣一石於乾隆五十年喜孫

跋為江都汪中昇歸江都錢氏曰錢唐吳孝廉春濤知縣事

元廣陵詩事中以錢後四十年邑人朱士端言於中之子喜

五十千募人編歸見朱士端度之畫川書院此石一面

孫復以原石送還子邑彙識編

陰文三層一面陽文三層翁氏洪氏誤以以建初尺度之石

兩面皆長五尺五寸二分寬二尺四寸五分翁氏謂一高五

其一高與闊稍殺之王氏云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一寸汪氏

云以漢建武尺度之高五尺五寸寬二尺三寸所言各殊蓋

所據尺陰文上層畫孔子見老子象孔子居中拱向左老子

居左拱向右弟子居右手執東幣汪喜孫以弟子八分書題

三行曰老子孔子弟子凡六字中層翁氏云中層上畫一人

蹲而兩手舉向上蓋古豐器聶氏三禮圖豐作人形戴杆為

戒是也諸家跋皆不及此洪氏云有如今之佛坐有一人左

右各一人左人手搯一物右人拱向左諸家跋無惟洪氏云

狀亦未能諦視豐下植柱而樹鼓蓋建鼓詩有瞽傳植者

曰虞橫者曰栒與畫合有兩羽左右垂所謂崇牙樹羽也程

云從筍盤繞交結而下者所謂鱗屬以爲筍者也以爲鱗屬者以腹下掛次有蛇蚶之狀也未確家楚楨伯據有警正義以爲旄牛尾今諦視之是羽非尾蓋正義述漢禮器制度用旄牛尾若周時則詩明云樹羽也下有獸形梓

人云虞鐘鼓之跗也飾爲猛獸虞簋一字是跗當承以獸形

也鼓左右各一人執椎以擊鼓家楚楨伯謂鼓左有一人似是鼓吏不知鼓右亦有一人

下層上右懸二牲體中懸全牲縛四足有角似是羊左懸一

牛首諸家跋皆不及此數者家楚楨伯云有形如牛首倒銜環不知何物下左一人執刀置魚

於砧將剖之中一人執圓器器畫疏布文將以盛魚程氏以此人爲

司酒酒在罍又一圓器中有掬圓器六程氏以爲杯右一人立竈

旁置薪於竈手執木以關薪竈爲連綴五錢形所以飾竈也

竈上有鬻屬蒸氣冒之竈有突在右近邊處竈上有兩器一

方一圓詩采蘋傳方曰筐圓曰筥其諸筐筥與所列各物與

畫禮齋禮卷一

武氏前石室畫象畧同其陽文上層爲大鳥戴勝脩尾兩翼

如飛程氏以爲鳳又以爲孔雀家楚楨伯據漢武帝紀注晉飛廉之中層爲獸首銜環程氏以爲門鋪首汪氏以爲虫尤

說爲是與武氏石室新出畫象一石同家楚楨伯曰隸續沈府君神

道左碑大鳥戴勝其下獸首若虎而角環在口已闕其爪據

之與此碑一層二層所畫絕相類江原長碑一獸銜環若虎

有角金恭闕旁有龍虎銜環意漢人畫象多爲此形下層一

人左手執盾右手持刀翁氏以爲武舞之遺意此石與武梁祠堂孔子

見老子畫象多同其爲漢石無疑射陽鎮至江平莊綿延皆

堆阜卽古箕山蓋漢時葬處若洛之北邙矣時時得漢器平

寰宇記輿地紀勝並云箕山在寶應東六十里紀勝又云射

陽阜在寶應縣阜有邱以千數東臨射陽湖方輿紀要箕山

陽阜在寶應縣阜有邱以千數東臨射陽湖方輿紀要箕山

惟土阜百餘案箕山卽射陽阜也萬曆寶應志射陽阜以數千計若懸孟覆釜大小夾持間有逕如列堦隧又其下或洞然叩之有聲如谷音耕父牧豎時於其間如古泉一匣見寶得銅器瓦甕之類有古製焉爲得其實應名勝紀畧漢千金鏡見嘉慶揚州志稿雙魚銅洗見廣陵詩事之類不可勝舉今猶恆有古鏡及陶器若此石尤可寶貴惜錢翁諸公或僅見搨本或見此石而不能搨未免言人殊余搨之數十過詳細識別於諸家爲多謹備錄之以餉好事者

政唐宣州叅軍魏君夫人趙氏墓誌銘

魏君名逸字仲方有二石一卽此誌署王儁撰一署大唐故宣州司功叅軍魏府君墓誌銘息孤子匡贊自撰並書二石頗有異同如匡贊稱葬於萬年縣之畢原此石云萬年縣洪固鄉北韋村北原蓋畢原卽韋村韋公玄堂誌稱耐於萬年縣洪固鄉畢原先太夫人太原王氏之塋而韋夫人誌稱葬洪固鄉韋氏舊墟是其證又如匡贊作誌趙夫人尙存魏君沒於元和九年十月壽五十五夫人沒於會昌四年十一月壽七十有五魏君沒時夫人年四十六其父爲壁州別駕後爲長史故趙夫人石稱長史女匡贊稱別駕女此雖異而可解者也至匡贊稱寄居咸陽因祿山暴逆不可復知先人之事此石稱今則洋州興道人匡贊稱會祖賓皇任隴

會舊惠齋獲著卷一

七五

州長史

祖朝隱鄙惡浮名高尙其任

仕字疑當作志

或其字原作不此

石稱祖賓父朝隱

匡贊自稱故曰會祖祖

皆敦儒術自求野

逸則沒其隴州長史不敘匡贊稱女三人長適季次適侯季未從人此石稱女四人長適皇甫氏次適季次適侯季適王

匡贊誌在前故得云季未從人何以沒其長姊不書又匡贊

稱兒三人長卽匡贊仲文質季曰齊貢此石稱子三長曰齊

貢次曰匡贊幼曰文質不應長幼顛倒此則異而不可解者

也據理而論匡贊自敘不應有誤其敘魏君厯任始末亦較

詳魏君沒時據匡贊碑家極貧苦故子自爲誌及趙夫人沒

齊貢文質先後爲縣令薄有貲產故請人撰文然銘稱雁行

式序祈誌永年是匡贊尙存不應任其錯謬此並可疑者碑

爲趙夫人作首敘魏君始末生卒葬處近於合誌而銘則專指夫人體例未允唐碑此式甚多石首行宣州州字作功殆當世誤刻與

一字漫漶當是

音曲同里陳雪峯

今數明張下有朋字

江都統司

會舊遺齋碑卷一

七十五

則設其

人此石稱女四人長

未從人何以改其

齊貢此石稱子

侯而

夫人

夫人體例未允

夫人首敘魏君始末生卒葬處近於合誌而銘則專

寶應甯國寺宋塼攷

予舊聞邑甯國寺中有宋塼求之未得及辛巳讀江甯甘君  
建侯津逮樓金石贖記乃知甘耆王先生于道光乙酉權予  
邑校官得塼三十有六且爲之攷欣然錄出惜其意有未盡  
因復攷之而以甘說列于首

提點將官張 右塼文五字官下一字漫漶當是張字按提  
點將官隸都統司下部曲同里陳雪峯明經宗彝藏有此  
塼張字較明張下有朋字殘文

鎮江都統司 右塼文五字鎮字闕其半按乾道末各州有  
都統司領兵見宋兵志

嶽雲按耆王先生詩中句云復自覺舍側幸獲都統司是

倉舊齋襍纂卷一

七六

此塼有二一得之寺一得之學舍也

鎮江都統司口 右塼文六字鎮字亦闕其半末一字漫漶

莫辨

淮安州 卅叟卍 右二塼淮安州三字一正文一反文淮  
字闕半陳宗彝曰端平元年改淮安軍爲淮安州咸淳九  
年置清河軍則此塼爲端平間物

嶽雲按當云此塼爲在咸淳九年以前攷見後

淮安州新城 右塼文五字首一字應作淮末一字應作城

陳宗彝曰太平寰宇記楚州領山陽淮陰鹽城南宋高宗  
析淮陰爲吳城尋廢端平元年改爲淮安州咸淳九年置  
清河軍領清河縣元史地理志淮安路領山陽鹽城淮安

淮陰新城清河桃源此塼題淮安州新城則新城不始于元矣

嶽雲按方輿紀要新城在府西三十里宋咸淳五年置屬楚州元至元二十年省入山陽又見一統志表此云始于元偶未詳考耳

平江府 右塼文三字按平江府卽蘇州宋政和三年升府

嶽雲按淮東屬下不得有平江府此與鎮江都統司皆屬

兩浙路疑皆以兵來屯戍者言行錄云山陽舊屯軍八千雷世賢請止差鎮江一軍五千

千上欲許之周必大奏山陽控扼清河口紹興初韓世忠嘗屯重兵于彼若無故滅戍他時旋增必致虜疑今揚州有武鋒軍有眾八千木屯山陽若歲撥三千人同鎮江一軍往戍似爲兩便此鎮江軍在淮南之證

揚州 右塼文二字陳宗彝曰爾雅江南曰揚州資暇錄云

地多白楊故名唐石經從才作揚後不知作楊矣此塼作楊兄古跡之遺彌可寶也宋揚州領江都寶應故此塼得于寶應

嶽雲案又一塼云揚州民造仍從才甘氏又得一宋塼文

曰揚州塼字亦從才是此塼作楊不足據至揚州之揚本

作楊則不誣也養新錄據御覽以詩揚之水楊本作揚自陸德明誤以爲非而唐石經又定從揚字

遂無作楊者禹貢揚州據郭忠恕佩觿本作揚州宋本爾雅釋地亦作揚州王氏讀書雜志有揚州考其辨甚覈

揚州民造 右塼文四字殊簡樸

淮陰水軍塼 右塼文五字淮字略漫漶

武鋒梅方 鋒軍梅方 殺軍 鋒朱口 武鋒沈

武鋒沈俊 鋒軍呂顯 武鋒爲建炎後屯軍名係以名氏

蓋當時監造者也

嶽雲按宋揚州路屯駐禁軍有武鋒軍効忠軍威果軍忠節軍

口勝軍 右博文三字首一字闕按宋史兵志多以勝名軍如雄勝克勝保勝制勝之類然皆非其地惟揚州有靜勝軍屬淮南路或卽此

嶽雲按宋時駐揚之禁軍廂軍外其屯班有雄勝軍水軍有保勝軍

敢勇軍 口勇軍 敢字闕其半一博勇上字不可辨疑制字或仍當作敢宋元祐七年詔河東陝西路諸帥府募敢勇以百人爲額

嶽雲按見兵志禁軍敢勇注

會舊唐書卷二

七十一

嶽雲按宋武鋒軍以他州軍調撥敢勇軍以敢勇茶客充補又趙葵傳趙范知揚州乞調葵以強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以備賊口勇或係強勇與同邑朱詮甫先生金石記載博有強勇軍字

義士左軍 按宋史義士爲建炎後屯駐諸軍名

嶽雲按兵志義士注紹興元年籍興元良家子弟兩丁取一四丁取二每二十人爲一隊號曰義士

招信軍造 按盱眙縣宋建炎二年升招信軍四年爲縣紹

興中復升軍 嶽雲按當云四年復爲盱眙縣紹興十二年復升爲招信軍

嶽雲按五代唐長興二年吳升爲招信軍尋復舊宋蓋沿舊名紹興中改屬淮南東路

□中軍□ 右塼文四字首一字闕蓋不可辨末一字僅存  
其半疑是傳字或云塼字偏旁

副司右軍 軍字闕按副司左右軍皆建炎後諸屯駐大軍  
之名

左軍 左軍毛立 左軍王實 左軍郭文 立字微闕按

宋史兵志有前軍左軍中軍右軍後軍之目此蓋淮南東  
路所統與

□軍徐成 上一字闕

□東水軍 東上一字闕疑卽淮字

漣水 按今安東縣本名襄賁縣隋更名漣水宋太平興國

三年嶽雲按據方輿紀要當爲五年以縣置漣水軍此塼漣水下當闕軍

字

嶽雲按照甯五年改爲縣隸楚州元祐二年復爲軍紹興  
五年廢爲縣三十二年復爲軍旋沒于金紹定初歸宋改  
爲縣屬寶應州端平初又爲漣水軍景定初改安東州治  
漣水縣考淮安之新城建于咸淳五年則塼當在咸淳時  
其時漣水已改縣不當云闕軍字也

高郵砲 右塼文三字餘文不可辨蓋軍中司砲者也

嶽雲按宋軍制有弩砲手餘文疑有手字

寶應軍 寶應軍 寶應陸 寶應楊三 右塼文四後二

塼有姓名蓋當時監造者也

嶽雲按寶應宋曰軍屬楚州寶慶二年升爲州尋又改軍

仍屬楚州楚州紹定初改淮安軍端平初改淮安州屬淮南東路

又按咸淳九年廢淮安州為淮安縣置清河軍今磚有淮安州則此寺當建于咸淳九年以前新城置于咸淳五年今磚有新城則寺當建于咸淳五年以後養新錄兩淮制置使考咸淳五年正月除李庭芝兩淮制置大使六年正月除邱應雷為兩淮制置使九年十一月除李庭芝為之然則寺為邱應雷所重建矣萬應寶應志寺建于唐貞觀十一年舊有顏魯公所書扁後燬是時疆土日蹙國事不支為大臣者猶建寺以祈福禔傳云國將亡聽於神斯之謂與族兄恭冕謂磚當是築城之用城燬後其殘磚遂入寺中今案楚楨伯寶應圖經據宋理宗紀淳祐十一年三月辛巳城寶應詔移一軍戍守以磚文證之則築城

會傳寶應磚墓一

八十

後所陶又雍正揚州志寶應家尚為土城元至正二十一年僉院蕭成乃營以甃規制宏大然則磚非築城用無疑矣同里朱詮甫先生士瑞金石記載此磚尚有強勇軍前軍磚寶應石軍叛泰州高郵中軍諸文先生攷云宋時重修大殿當時助磚亦無確証山陽丁先生晏有古磚攷阮文達有古磚詩並考博文多同疑當時淮東軍陶磚甚多不必定在寶應或据嘉靖維揚志國初淮陰侯相元毀舊城移其城磚修淮安城為淮安磚與寶應磚文相同之證不知寶應磚城始于元時無由有宋磚也

實應掘地得宋錢記

庚辰冬邑民鋤地于城東南隅得一甕破之有錢四十餘貫  
窰綠固結擘視皆宋代物予得而檢之有唐開元通寶錢及  
南唐唐國通寶錢餘皆宋錢年號至宣和而止蓋高宗南渡  
金人構亂避兵者窖藏之同治中山東民掘地得五千貫亦  
北宋錢而熙寧大錢尤多周密齊東野語言有窖至數層以  
防發掘者可見當時窖藏之盛嘗見顧氏棟高北宋錢文輕  
重記所得亦與此同惟多南宋建炎紹興二年號兵革交訖  
想其人已遭塗毒故藏鏹堙沒闕三朝而後出是可悲矣攷  
顧氏所權錢文尙有未備意所得少此數種今爲補之太宗  
淳化重一錢至道重一錢仁宗明道重一錢或一錢一分皇

會舊患齋雜纂

祐重一錢或一錢二分英宗治平重一錢一分或一錢三分  
不等顧氏所權唐開元通寶重一錢唐國通寶一錢一分宋太宗太平通寶一錢或一錢二分不等真宗天禧一錢二分咸平一錢祥符一錢一分或九分半不等景德一錢二分或一錢仁宗嘉祐及至和一錢一分景祐一錢二分聖宗熙寧二錢四分或一錢八分皇宋通寶聖宋通寶一錢一分神元祐一錢一分紹聖二錢一分或九分不等徽宗元符二錢二分或一錢一分大觀三錢崇寧三錢二分宣和二錢政和錢七分高宗建炎一錢六分顧氏之言曰貨重則物壅令數易則豪強易以爲姦前所列者係太平有道之世錢俱不甚相遠至濁亂姦佞之朝則重逾常格非其明効大驗與案顧氏之言是矣而未盡也大抵錢質之重輕恆視乎銅價之貴賤錢重銅貴則有私銷之弊錢輕銅賤則有私鑄之弊欲酌二者之中漢之五銖唐之開元通寶舊唐書食貨志流俗謂之開元寶綱目稱其輕重大小

最爲折衷邱文莊公曰最爲適用故 本朝廷臣屢請鑄一錢質如開元至今存焉順治元年鑄錢重一錢作銀一釐背鑄

錢重之錢蓋爲此也一釐二字二年改一錢二分因舊錢壅滯因而改重由一錢二分加至二錢一分五釐十四年改一錢四分康熙二十三年以銷燬弊多仍鑄一錢後又慮滋私鑄四十年復重一錢四分雍正時改重一錢二分乾隆初又改重一錢或一錢二分 愚謂欲去私鑄

之弊莫若前人不惜工本之說錢質精良一望而知苟有私鑄民間自能選剔泰西銀餅不聞私鑄工繁故也雖有詐僞

易辨故也蓋立法不能禁其絕無要當令其勿用人人不用私鑄不禁而自除假令仍用中國錢式但以機器爲極精細

之邊宵小無此成本私鑄自然寢息而薄片小錢自歸廢棄矣欲去私銷之弊當知私銷之由一者銅貴錢重可以獲利

而銅貴由于銅少一者窮鄉僻壤買銅難而煨錢易誠能廣

會舊愚齋雜著卷一

開銅礦使天下人人有銅可用銅價因之而賤則私銷之弊亦不禁而自除徒區別于輕重之間以爲調劑猶治其標未治其本也至于錢價值銀之貴賤則係乎上之取舍與天下之治亂而間係乎錢之多寡官與民利用銀則銀貴錢賤官與民利用錢則錢貴銀賤而上之用錢則又不在搭放而在徵收顧炎武曰古之行錢不獨布之於下而亦收之於上溯自 本朝康熙年間每銀一兩定值錢一千其時江南市價不過八百餘搭放兵餉尙多虧折乾隆中漸長至一千二百文或一千三百文咸豐時因粵匪之亂人樂挈銀之便于是價至二千二百餘文亂平後猶值一千四百餘文今則又長至一千六百餘文蓋通商以來銀之流入外洋者多而官民皆利用銀罕用錢是以銀

日益貴又洋餅通行錢日益賤故也然則今日之勢尤有心者所當籌畫而不係乎錢質之重輕矣

會稽惠齋雜著卷一

平三

跋宋徽宗畫鷹

余妻弟家藏有宋徽宗畫鷹出以見示余謂徽宗畫禽鳥皆以漆點睛使凸出此不用漆點睛爲可疑墨跡黯古絹亦粗厚又似古物考國朝禮親王嘯園雜記有云五國城在今伯都訥地方乾隆中副都統綽克託築城掘得宋徽宗所畫鷹軸用紫檀匣盛瘞千餘年

按徽宗至乾隆中不及七百年

墨跡如新又獲

古瓷器數千件因得碑碣錄徽宗晚年日記尙可得其崖畧云於天會十三年寄跡於此業經數載始知金時所謂五國城卽此地也據此畫鷹世或間有眞者但卷中書御筆二字璽曰宣和御筆之寶考徽宗畫後押字多用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璽志或用瓢印蟲魚篆文此璽太大不類右有字云原

有白鷹集於內殿雄風勁翮勢若冲霄昔人比之干城良將也萬幾之暇乃命文房圖以遣興亦以寓意賜太監王忠左有武英殿大學士何執中題詩云凜凜雄風刷羽齊相看不是等閒嘯巍巖振立傾安靜金馬門邊待漏棲印曰翰林學士兩書似出一手徽宗書且非瘦金體宋初置昭文館集賢殿大學士皆宰相領之皇祐置觀文殿景德置資政殿大學士政和置宣和殿大學士

宣和元年改保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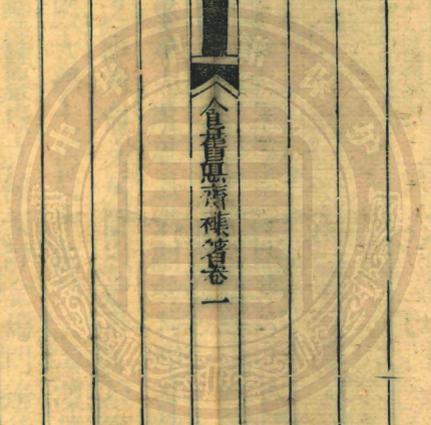
不聞有武英殿大學士

之職亦不聞置此殿宋史執中於崇甯四年由尙書右丞累拜中書門下侍郎積階金紫光祿大夫三年遂代蔡京位政和二年以恩加少保轉太宰遷少師封榮國公亦無此官此與蘇州府志冢墓門有宋文淵閣學士鄧州總管惠元祐墓

辨見養新  
錄卷二十一  
皆出好事附會不自知其失考也

會稽縣志卷一

五



卷二十一  
皆出好事附會不自知其失考也

2  
150

